

資治通鑑綱目

第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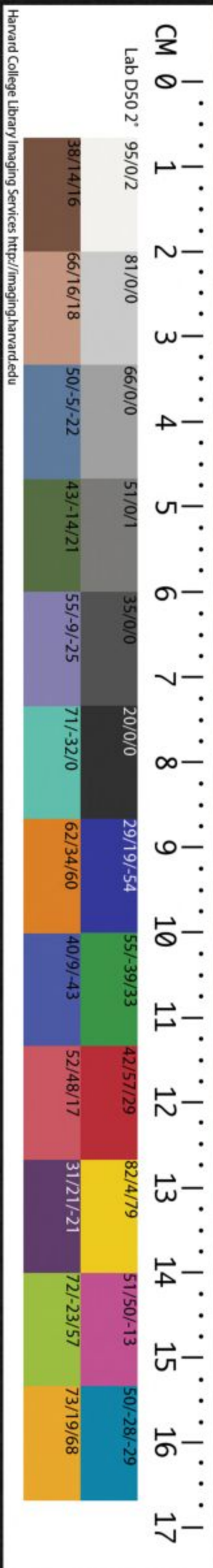
凡十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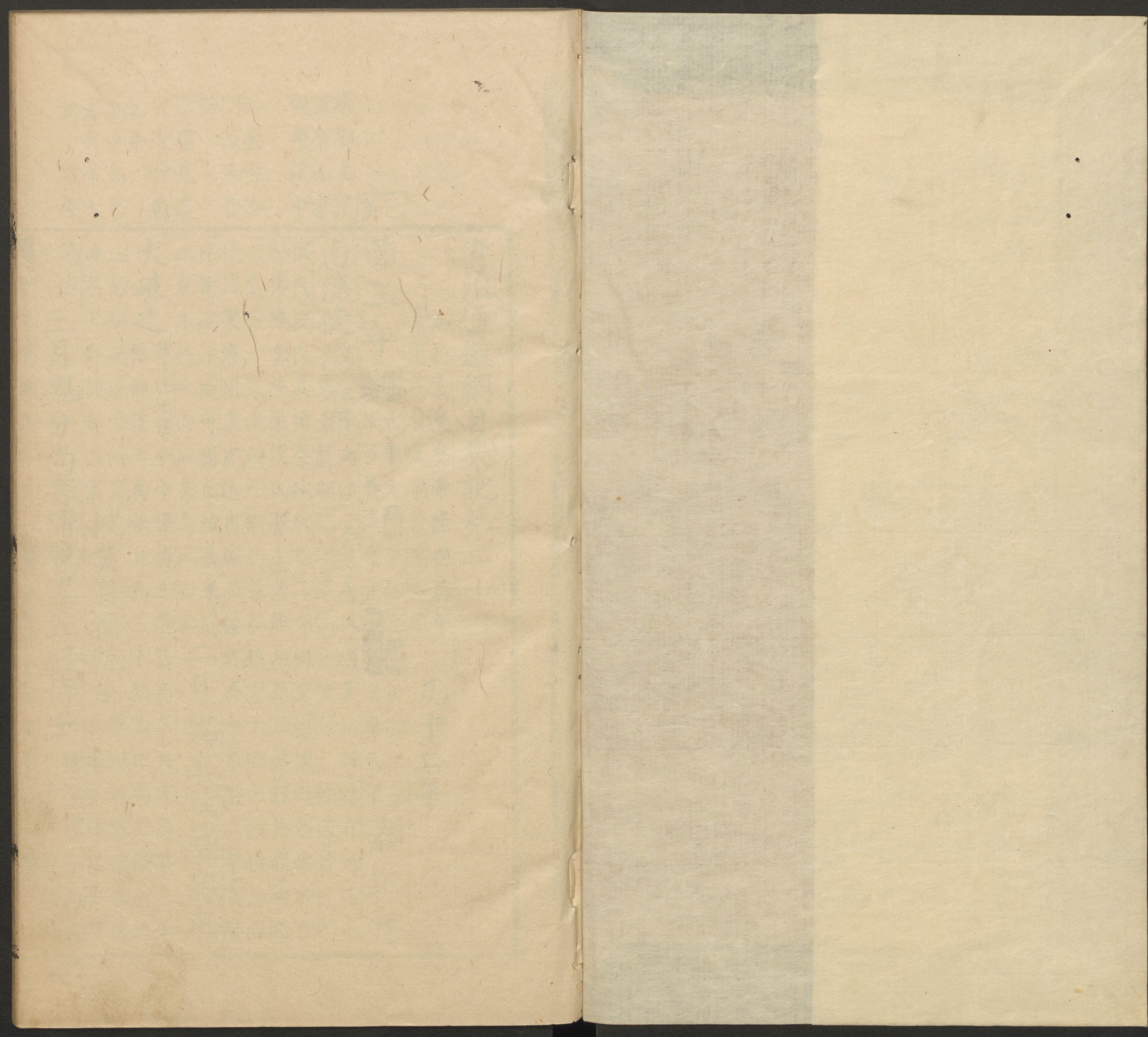
24

起已亥晋安帝隆  
安三年盡庚戌晋  
安帝義熙六年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11 1951





樂都見漢 宣帝元康 四年湟中 浩音合 門浩又音 浩音合 浩音合 宣帝神爵 元車見晉 高車見晉 孝武帝太 元十六年

資治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三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圖書館珍藏印

伊達印

起己亥晉安帝隆安三年 盡庚戌晉安帝義熙六年

凡十二年

晉三年

主呂纂弒元始元魏天興二年

春正月

南涼徙治樂都

南涼王禿髮烏孤。謂羣臣曰。龍右河西本

伏氏。段氏。最疆。今欲取之。三者何先。楊統曰。乞伏本吾

部。落終當服從。段氏書生。無能為患。且結好於我。攻之

不義。呂光衰耄。嗣子微弱。纂弘雖有才而內相猜忌。若

使浩。壘廉川乘虛迭出。彼必疲於奔命。不過二年。兵勞

民困。則姑臧可圖也。姑臧舉。則二月魏主珪襲高車

二寇。不待攻而服矣。烏孤曰善。大破之。魏主珪北巡。分命諸將。三道襲高車。大破高車。三十

晉安帝隆安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三

一

虛一之四十三卷一

大索之索  
音色

滑臺見晉  
孝武帝太  
元九年李  
考異據李  
朗書討誅  
之此擊斬  
二字當作  
討誅

乞活堡三  
省曰晉惠  
帝時諸賊  
保聚之地

三齊見漢  
王劉邦元  
年  
辟閭見晉  
穆帝永和  
十二年

馮智舒曰會稽古地  
名禹會諸侯于此計  
功命曰會稽少康封  
少子無餘於會稽以  
奉禹祀號曰於越春  
秋戰國時為越國後  
為楚所併秦滅楚置  
會稽郡治於吳此地

晉安帝隆安三年  
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人主之。吏部尚書崔宏  
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  
生員合三千人。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  
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  
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對曰。自  
不集。珪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胡三省曰。魏主  
珪以右武為俗。雖其君尚文。未能回也。嗚呼。平涼之後。  
儒風雖振。而北人胡服。至孝文遷洛之時。未盡改也。用  
夏變夷之難。如是。夫。馮智舒曰。書契。古者伏羲氏之  
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帝王世紀曰。  
伏羲氏仰觀象於天。俯察理於地。中觀鳥獸之文。與地  
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造書契也。發明。魏於是  
乎。漸進矣。晉為衣冠文物之主。而罷遣生徒。不修孔廟。  
迭書于冊。拓跋何人。乃能置五經博士。綱目書以予之  
宜矣。春秋之法。美在夷狄。則責在中國。書法。書置博士  
何。予道武也。道武始稱皇帝。南燕苻廣叛。南燕王德擊斬之  
首。有此舉。可謂知所尚矣。南燕苻廣叛。南燕王德擊斬之  
後

滑臺降魏德遂東寇青兗

初秦主登之弟廣帥眾依南燕  
王德處之乞活堡至是自

稱秦王。時滑臺孤弱。土無十城。眾不過萬。附德者多去  
附廣。德乃留魯陽王和守滑臺。自帥眾討廣。斬之。和長  
史李辯殺和。以滑臺降魏。魏行臺尚書和跋帥輕騎自  
鄴赴之。悉收德宮人府庫。陳穎之人多附於魏。將軍慕  
容雲斬辯。帥將士家屬出赴德。德欲還攻滑臺。韓範曰。  
嚮也。魏為客。吾為主。今也。吾為客。魏為主。人心危懼。不  
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張華欲取  
彭城。潘聰曰。彭城土曠人稀。平夷無險。且晉之舊鎮。未  
易可取。又密邇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戰者。吳之所長。  
我之所短也。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  
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曹嶷所築。地形阻峻。三齊  
英傑。思得明主。以立功於世。久矣。晉刺史辟閭。渾。昔為  
燕臣。今宜遣辯士。馳說。而以大兵繼其後。若其不服。取  
之。如拾芥耳。既得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  
陛下之關中。河內也。集覽。漢光武遣寇恂守河內。謂曰。  
昔高帝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  
厲士馬。德乃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郡。縣皆追尊所生  
降。德置守宰。以撫之。禁軍士虜掠。百姓大悅。追尊所生  
母陳氏為德皇太后。夏四月。以會稽世子元顯為揚

晉安帝隆安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三  
二

屬焉東漢順帝時始以吳置吳郡而後會稽郡治山陰晉為會稽國咸和中改會稽為鄞劉宋置東揚州領會稽等五郡隋初郡廢改東揚為吳州治會稽縣大業初改越州尋為會稽郡唐初復置越州天寶初改會稽郡乾元初復為越州置浙東觀察使治於越廣明初陞義勝軍乾寧中改鎮東軍五代錢氏以越為東都宋仍為越州紹興初始陞紹興府亦改紹興路本朝復為紹興府隸浙江道

晉安帝隆安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一

二

### 州刺史

會稽王道子有疾且無日不醉元顯知朝望去之。大怒。無如之何。元顯以廬江太守張法順為謀主。多引樹親黨。朝貴皆畏事之。為元顯張法順俱被誅。張本

### 燕除公侯金帛贖罪法

燕主盛十日一決獄。不加拷掠。有罪得以金帛贖。此不足以懲惡而利於秋。七月秦寇

### 洛陽八月魏人來救

遣使求救於魏。魏遣太尉穆崇將六萬騎救之。書法於目。嘉助順。是故魏人來救。則書漢後魏殺其御史中丞

### 崔逞

初魏將軍張袞以才謀為魏主珪腹心。袞薦中州食乏。問計於羣臣。逞對曰。桑椹可以佐糧。飛鴉食椹而

改音者也。三省曰。詩。翻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註云。鴉。惡聲之鳥也。鴉恒惡鳴。今食桑椹。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珪本北人而入中原。故銜逞以為

後

米

世史正綱

善秀髮烏孤死弟利鹿孤詞

考異立當作嗣

琳檄事見漢獻帝建安十年韓信之有蒯通詳見漢高帝十一年父雖不忠三省曰以

### 南燕王德陷廣固殺幽州刺史辟閭渾遂都之

存燕王德使說

幽州刺史辟閭渾不從。遂遣北地王鍾帥步騎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兗之民歸附者十餘萬。勃海太守封孚。燕舊臣也。聞德至。出降。德大喜曰。孤得青州不為喜。喜得卿耳。遂委以機密。渾守廣固。其下多出降。渾懼奔魏。德追斬之。渾子道秀。自詣德請與父俱死。德曰。父雖不忠。而子能孝。特赦之。渾參軍張瑛為渾作檄。辭多不遜。德執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主而生。臣遇陛下而死。比之古人。竊為不幸耳。德殺之。遂定。九月燕遼西太守李朗謀叛其主盛討誅之。都廣固。

晉安帝隆安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三

三

辟閭渾背  
燕為不忠  
馮智舒曰  
北平見漢  
高帝七年  
曲逆

令支見晉  
成帝咸康  
四年  
世史正細  
書姚興自  
降稱秦王  
辛恭靖狄  
道人  
徐州見秦  
始皇二十  
八年彭城

孫恩反

堙亦作堙  
陘陘並音  
因鋤加切  
榘斫木切  
邪斫木切  
三吳見晉  
簡文帝咸  
安二年  
僑祁堯切  
寓居曰僑  
切  
烏程三省  
曰前漢屬  
會稽郡後

晉安帝隆安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三

三

燕遼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行境內。燕主盛疑之。累徵不  
赴。朗亦以家在龍城。未敢顯叛。陰召魏兵許以郡降。事  
覺。盛滅朗族。遣將軍李早討之。早既行。急召而復遣之。  
朗聞其家被誅。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早還。謂有內  
變。不復設備。畱其子守令支。自迎魏師於北平。集覽索  
隱曰。此北平縣名也。隸中山郡。正義曰。今定州北平縣  
是。早襲亮。令秦主興降號稱王。興以災異屢見。降號  
支。追郎斬之。秦主興降號稱王。興以災異屢見。降號  
牧守宰各降一等。存問孤貧。舉拔賢俊。簡省法令。清  
察獄訟。守令有政迹者賞之。貪殘者誅之。遠近肅然。  
冬。

十月秦陷洛陽。秦寇洛陽。辛恭靖固守百餘日。魏救未  
拜。曰。吾不為羌賊臣。興囚之。恭  
靖逃歸。淮漢以北多降於秦。孫恩寇陷會稽。殺內史  
王凝之。詔徐州刺史謝琰及劉牢之討破之。以琰為會  
稽太守。免奴為客者。三省曰。奴戶者。有罪沒為官奴。公  
卿以下。至九品官。及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  
占蔭以為客戶。是謂免奴為客。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

王凝之。詔徐州刺史謝琰及劉牢之討破之。以琰為會  
稽太守。免奴為客者。三省曰。奴戶者。有罪沒為官奴。公  
卿以下。至九品官。及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  
占蔭以為客戶。是謂免奴為客。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

王凝之。詔徐州刺史謝琰及劉牢之討破之。以琰為會  
稽太守。免奴為客者。三省曰。奴戶者。有罪沒為官奴。公  
卿以下。至九品官。及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  
占蔭以為客戶。是謂免奴為客。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

王凝之。詔徐州刺史謝琰及劉牢之討破之。以琰為會  
稽太守。免奴為客者。三省曰。奴戶者。有罪沒為官奴。公  
卿以下。至九品官。及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  
占蔭以為客戶。是謂免奴為客。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

後

囂然。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攻會稽。內史王凝之。世  
奉天師道。不出兵。亦不設備。官屬請討之。凝之曰。我已  
請大道。借鬼兵守諸津要。不足憂也。恩遂陷會稽。殺凝  
之。於是八郡之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中。眾  
數十萬。時三吳承平日久。民不習戰。郡縣兵皆望風奔  
潰。恩據會稽。自稱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醢諸縣  
令。以食其妻子。不食則支解之。所過焚掠。刊木堙井。凡  
安國曰。刊。榘其木也。堙。塞也。表會稽王道子及元顯之  
罪。請誅之。自帝即位以來。內外乖異。石頭以南。皆為荆  
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江水自荆江二州界。入揚州  
界。皆東北流。歷陽在江西。建康在江東。孫權築石頭城。  
蓋據江津之要衝也。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  
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三吳而已。及恩作亂。八郡皆為  
恩有。八郡。會稽。臨海。永嘉。東陽。新安。吳興。義興也。畿  
內盜賊蠶起。恩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懼。於是  
謝琰討之。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琰擊斬義興。吳  
郡羣盜與牢之轉鬪而前。所向輒克。琰畱屯烏程。遣司  
馬高素助牢之進臨浙江。詔以牢之都督吳郡諸軍事。  
初。彭城劉裕生而母死。父翹。僑居京口。家貧。將棄之。同

晉安帝隆安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三

四

漢屬吳郡  
魏晉以來  
屬吳興郡  
西山三省  
曰彭城西  
山也起  
劉裕起

孫恩敗

考異提要  
楊上有及  
雍州刺史  
五字  
江陵見新  
莽天鳳四  
年荊州

企音起又  
音器  
巴陵見晉  
成帝咸和  
四年

鄴城見漢  
高帝六年

晉安帝隆安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三

四

郡劉懷敬之母裕從母也往救而乳之及長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為業好樗蒲為鄉閭所賤至是牢從者皆得登岸仍大呼逐之殺傷甚眾劉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恩驅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多棄寶物子女於道官軍競取之恩由是得脫復逃入海島牢之縱軍暴掠士民失望朝廷憂恩復至以琰為會稽太守都督五郡軍事戍海浦五郡會稽臨海東陽永嘉新安也海浦今自龕山而東至蘭風石堰鳴鶴  
以會稽世子元顯錄尚書  
事時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可張羅元顯所親信率皆佞諛諷禮官立議公卿以下見者皆拜時國用虛竭公卿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踰帝室為元顯亡國敗家張本桓玄  
舉兵攻江陵殺殷仲堪楊佺期與佺期結婚為援佺期屢欲攻玄仲堪每止之玄恐終為殷楊所滅乃求廣其所統執政亦欲構使乖離乃加玄都督荊州四郡軍事

三省曰四郡謂長沙衡陽湘東零陵也又以玄兄倅代

佺期兄廣為南蠻校尉佺期忿懼欲與仲堪共襲玄仲

堪多疑少決苦禁止之參軍羅企生謂其弟遵生曰殷

侯仁而無斷必及於難吾蒙知遇義不可去必將死之

是歲荊州大水仲堪竭倉廩以賑饑民玄欲乘其虛而

伐之乃發兵西上聲言救洛先遣兵襲取巴陵積穀食

之仲堪遣楊廣等拒之皆為所敗江陵乏食以胡麻廩

軍集覽胡麻直是今油麻更無他說其角有六稜者有

八稜者中國麻今謂之大麻張騫始自大宛得油麻種

亦謂之麻故以胡別之謂漢麻為大麻急召佺期自救

佺期曰江陵無食可來相就共守襄陽仲堪給之曰比

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率步騎八千至江陵仲堪唯以

飯餉之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與其兄廣共

擊玄大敗單騎奔還仲堪亦奔鄴城玄遣將軍馮該追

獲皆殺之仲堪奉天師道禱請鬼神不吝財賄而膏於

周急好為小惠以悅人病者自為診脉分藥分猶言合

和正誤謂以藥分給與人也用計倚伏煩密倚伏老子

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注倚因伏

藏也正義曰倚依也索隱曰倚立也伏下身也以言禍

福遞來猶如伏立也而短於鑒略故至於敗仲堪之走

晉安帝隆安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三

五

世史正綱 晉呂光死 子紹嗣庶 兄纂殺而 代之立當 考異立當 作嗣殺當 作弑據求 嘉四年卒 漢主淵卒 太子和立 其弟聰弑 而代之求 和五年卒 趙主虎卒 太子世立 其兄遵弑 之及其太 后劉氏而 自立皆書 載不書

也文武無送者。惟羅企生從之。路經家門。遵生口作如。此分離。何可不一執手。企生旋馬授手。遵生牽下之。曰。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遂不得去。及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詣玄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事。玄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吾為殷荊州史。荊州敗。不能救。尚何謝為。玄乃收之。復問欲何言。企生曰。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乃殺企生。而赦其弟。發明桓玄何以不書反。所攻者。江陵也。仲堪。佯期。何以不書誅。玄不得而誅之也。然則。予之乎。曰。玄書舉兵。則見其反叛之實。安有天子在上。而人臣擅自舉兵者哉。仲堪。佯期。不書官。則見其有罪。之實。安有方鎮大臣。無故為人。所殺者哉。要亦各致其責而已。此輕重之權衡也。書法。方鎮相攻。晉之不綱。甚矣。殷揚。不書官。罪之也。罪之則。渴為不書誅。玄不得而誅之也。涼王光卒。太子紹立。庶兄纂。殺而代之。纂為太尉。常山公弘為司徒。謂紹曰。今三鄰。伺隙。三省。曰。三鄰。謂秃髮。乞伏。段業也。吾沒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已無為。委重二兄。庶幾可濟。若。

晉安帝隆安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三

五

猥為賄切

內相猜忌。則蕭牆之變至矣。馮智舒曰。蕭牆。猶言屏。也。馮敬曰。蕭。肅也。臣之見君。至屏而加肅敬。故曰蕭牆。又謂纂弘曰。求業才非撥亂利業。呂紹小字直。以立嫡。有常。猥居元首。汝兄弟輯睦。則祚流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及光卒。紹秘不發喪。纂排。閣入哭。盡哀而出。紹懼。以位讓之。纂不許。光弟子超謂。紹曰。纂為將。積年。威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必有。異志。宜早除之。紹曰。先帝言猶在耳。柰何棄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弘謂纂曰。主上闇弱。未堪多難。兄宜為社稷計。不可狗小節也。纂弘於是夜。帥壯士攻廣夏門。左將軍齊從。抽劍直前。斫纂中額。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呂超帥卒二千赴難。眾素憚。纂不戰而潰。纂入升殿。紹自殺。超奔廣武。廣武。古地名。漢為枝陽縣地。前涼置廣武郡於此。隋罷郡置廣武縣。唐實應。間陷於吐蕃。故城在臨洮府蘭縣西二百二十。里。纂憚弘兵彊。以位讓之。弘不受。纂乃即天王位。以弘為大。都督。錄尚書事。纂叔父方鎮廣武。纂遣使謂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權變之宜。方賴其用。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復其爵。位。為超終殺纂。張本。

晉安帝隆安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三

六



庚子

晉安帝隆安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三

六

晉四年

燕長樂二年

秦弘始二年

魏天興三年

南燕建

涼南涼北涼南燕小國四新小國一凡八僭國

燕主盛自貶號為庶人天王○西秦遷都苑川○二月

燕主盛襲高句麗拔二城高句麗王安事燕禮慢燕主盛自將兵三萬襲之拔新城南蘇

開境七百餘里三月魏立慕容氏為后初魏主珪納劉頭眷之

克中山獲燕主寶之幼女將立皇后用其國故事鑄金

人先以卜之(集覽)鑄金人案元魏故事凡欲立皇后皇子

成則不得立也慕容氏所鑄成遂立為后詔桓玄都

督荆江八州軍事荆江州刺史玄既克荆雍表求領荆

七州軍事領荆州刺史玄固求江州乃加督八州領涼

二州刺史玄輒以兄偉為雍州刺史朝廷不能違涼

呂弘作亂涼王纂殺之涼王纂忌大司馬弘功高地逼弘亦

兵擊之弘眾潰出走纂兵大掠悉以東苑婦女賞軍弘

妻子亦在其中侍中房晷曰天禍涼室憂患仍臻雖弘

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常棟之恩(集覽)周公弟二叔之

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為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

左傳僖二十四年富辰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

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

人莫如兄弟當省己責躬以謝百姓乃更縱掠士女百

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弘女陛下之姪也奈何使

無賴小人辱為婢妾乎遂歔歔流涕纂改容謝之召弘

妻子置東宮厚撫之弘將奔南涼道過廣武呂方見之

大哭曰天下甚寬汝何為至此乃執弘送獄纂遣人殺之北涼以李暠為敦煌太守

初隴西李暠好文學有令名孟敏為沙州刺史以暠為

效穀令(集覽)效穀敦煌郡效穀縣本魚澤障漢武時濟

考異 剽當  
作 詳見  
常 棟  
詩 小雅常  
棣 篇  
韋 音

敦煌見漢  
武帝元朔  
三年

苑川見晉  
孝武帝太  
元十年  
高句麗見  
新莽始建  
國四年

考異 提要  
無 詔字  
江州見漢  
光武建武  
二年

晉安帝隆安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三

七

臨海見晉  
孝武帝太  
元二年  
餘姚見晉  
康帝建元  
元年

渠蒙遜夏五月孫恩復寇會稽太守謝琰敗死恩轉寇  
臨海遣兵討之不克謝琰鎮會稽不能綏懷又不為武  
備諸將咸諫曰賊近在海浦伺人  
形便宜開其自新之路琰不聽既而恩寇浹口馮智舒  
曰浹口即大浹江之口在寧波府定海縣治南入餘姚  
破上虞上虞古邑名舜封支庶於會稽故邑即此秦為縣屬  
會稽郡東漢順帝時分置始寧縣隋初以上虞始寧二  
縣廢入會稽縣唐貞元初復置上虞縣屬越州宋元俱  
仍舊本朝因之改屬紹興府乘勝徑至會稽琰出戰

兵敗為帳下所殺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六月朔日食  
遣將軍桓石才高雅之等拒之為恩所敗

秋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崩秦擊西秦西秦王乾歸戰

敗奔南涼遂奔秦後秦遣姚碩德伐西秦西秦王乾歸使  
將軍慕容兀等屯守秦軍樵采路絕秦  
王興潛引兵救之乾歸聞之自將輕騎數千前候秦軍  
會大風昏霧與中軍相失入於外軍戰敗走歸其眾皆  
降興進軍枹罕乾歸奔金城將復西走謂諸豪帥曰今  
舉國而去必不得免卿等宜留此降秦以全宗族皆曰

後  
辰

死吾音鉛

句章縣名  
元鼎六年

澁音誓  
為西涼  
五音郁點  
在中畫之  
下寶玉也

死生願從陛下乾歸曰吾今將寄食於人若天未亡我  
庶幾異日克復舊業復與卿等相見今相隨而死無益  
也乃大哭而別遂奔允吾集覽允吾縣名也屬金城郡  
在河西乞降於南涼南涼王鹿孤待以上賓秦兵既退  
南羌梁戈等密招乾歸乾歸將應之或以白利鹿孤乾  
歸懼為所殺乃送太子熾磐等於西平南奔枹罕遂降  
於秦久之熾磐亦逃歸書法自晉武太康九年書地震  
至是一百一十三年然後復見

劉牢之討孫恩走之劉牢之討孫恩恩走入海牢之東  
屯上虞使劉裕戍句章吳國內史

袁崧築滬瀆壘以備之集覽滬水名瀆在秀州華亭縣東  
江之側蓋虞潭袁崧防海處又在蘇州吳縣界陸龜蒙  
敘矢魚之具云列以會稽世子元顯都督揚豫等十六

州軍事李暠自稱涼公北涼晉昌太守唐瑤叛後檄  
六郡三省曰六郡蓋敦煌酒

宋絲東伐涼興并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是為西涼

在中畫之  
傍姓也並  
書以別之  
詳見洪武  
屋韻正綱  
世史正綱  
考晉書津  
厭塞之厭  
也益涉切  
也亦作切  
而振切

### 十二月有星孛于天津會稽世子元顯解錄尚書事

以星變解錄尚書事。復加尚書令。吏部尚書車胤以元顯驕恣。白會稽王道子。請禁抑之。元顯問道子曰。車武子屏人言及何事。道子曰。怒曰。爾欲幽我。不令與朝士語邪。元顯出。謂其徒曰。胤聞我父子。胤懼自殺。魏太史屢奏天文乖亂。魏主珪自覽占書云。當改王易政。乃下詔風厲羣下。以帝王繼統。皆有天命。不可妄干。又數變易官名。欲以厭塞災異。集覽天津。天官書。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宋均曰。天潢。天津也。離騷經。朝發軔於天津兮。文公集註。天津。析木之津。謂箕斗之間。漢津也。箕北斗南天河所經。日月五星。於此往來。故謂之津。又有天津九星。在虛危北橫河。魏置仙人博士。儀曹郎董謚。獻服餌中。即津梁所渡也。魏置仙人博士。仙經。珪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鍊百藥。封西山。以供薪蒸。三省曰。粗曰薪。細曰蒸。藥成。令死罪者試服之。不驗。而訪求不已。發明魏前日置五經博士是也。今乃置仙人博士。此何義哉。且所謂仙人者。徒有其名而已。而乃置官以領之。則其繆妄不亡可知。書以譏之。宜矣。書法。僊人博士何。方士也。魏主卒。以寒食散誤。故特書譏之。自是服僊藥者。唐太宗

後長

韓非書見  
漢武帝建  
元元年

考異主當  
作王提要  
注燕昭文

考異主當  
作王提要  
注燕昭文

帝注燕昭文  
鉦托侯切

於天竺方士。憲宗於柳泌。武宗於趙歸真。宣宗於李玄伯。受誤不一書矣。綱目書方士十四人。詳秦始皇二十八年書僊人博。魏殺其左將軍李粟。垂諸子。分據勢要。使權柄下移。遂至敗亡。深非之。博士公孫表。希旨上韓非書。勸珪以法制御下。李粟性簡慢。對珪舒放不肅。咳唾任情。珪積其宿過。南燕王德稱帝。更名備德。備德羣臣。朕可方古。何主。鞠仲曰。陛下中興聖主。少康。光武之儔也。備德顧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多辭。備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邪。韓範進曰。天子無戲言。今日之論。君臣俱失。備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

晉五年。主慕容熙。始元。弘始。三。沮渠蒙遜。永安。春正月。南涼置都督中外錄尚書官。南涼王利鹿孤。鉦勿崙曰。集覽。鉦勿崙。人名也。吾國被髮左衽。無冠帶之飾。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室廬。故能雄視沙漠。抗衡中夏。今舉大號。誠順民心。然建都立邑。難以避患。儲畜倉庫。啓敵人心。不如處晉民於城郭。勸課農桑。以供資儲。

晉安帝隆安五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三。九。

考異擊走 當作討破 劉牢之討 書遺兵討 之劉牢之 討孫恩走 擊史正綱 世呂超誅 呂纂而以 其兄隆代 殺纂妻自 杜尚止之 三省曰超 之結尚也

帥國人以習戰射鄰國弱則乘之彊則避之此父長之策也(三省曰)自漢以來善為夷狄謀者莫過此策矣且虛名無實徒為世之質的(集覽)質的案卿射記天子熊侯白質諸侯廉侯亦質大夫布侯畫虎豹士布侯畫鹿豕凡畫者丹質鄭云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又荀子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楊涼注云質射侯也的正鶴也將安用之利鹿孤乃更稱河西王以其弟傳檀傳檀利鹿孤之弟都督中外錄尚書事二月孫恩寇

句章劉牢之擊走之○秦使乞伏乾歸還鎮苑川○涼

呂超弒其君纂而立其兄隆纂后楊氏自殺纂嗜酒好獵

之不悛番禾太守呂超擅擊鮮卑思盤纂命超及思盤入朝超懼至姑臧深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責之曰卿恃兄弟桓桓(集覽)易哉夫子尚桓桓纂氏傳曰桓桓威武貌乃敢欺吾要當斬卿天下乃定然實無意殺之也因引超思盤及羣臣宴於內殿超兄中領軍隆勸纂酒纂醉超取劍擊殺之纂后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止之皆捨仗不戰超讓位於隆隆遂即天王位以超都督中外錄尚書事楊后將出宮超恐其挾珍寶命索之

蓋有密約

考異提要 攻會稽臨 丹徒皆書 寇此誤書 要當從提 又誤書擊 當作討擊

奉旗兄漢 獻帝建安 十四年 蒙遜亦號

曰爾兄弟不義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安用寶為超又問玉璽所在后曰已毀之矣后有美色超將納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后后曰大人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遂自殺桓奔河西(書法)秦后毛氏書死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此其書自殺何毛氏死難書死之宜也呂纂之弒楊氏非有決死之心不為呂超所逼未必自殺其與死難者固異矣書曰自殺權衡之辭也

鹽劉牢之參軍劉裕擊破之恩北趣海鹽(集覽)海鹽今嘉興府海鹽州案嘉興古

秀州也。在浙西。劉裕隨而拒之。城中兵少。裕夜偃旗。匿眾。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恩南涼擊涼徙其民二千戶以歸其後南涼王利鹿孤命羣臣極言得失。從事史高曰。陛下命將出征。往無不捷。然不以綏寧

為先。唯以徙民為務。民安土重遷。故多離叛。此

所以斬將奉旗而地不加廣也。利鹿孤善之。夏五月

北涼沮渠蒙遜弒其君業北涼王業憚沮渠蒙遜亦深自晦匿張掖太守馬權

可古秦切乞也

丹徒見漢景帝三年

考異擊當作討

素豪雋。為業所親重。意輕蒙遜。蒙遜譖而殺之。乃謂其兄男成曰。段公非撥亂之主。向所憚者馬權。今權已死。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曰。人親信我。圖之不祥。蒙遜乃求為西安太守。因與男成約。同祭蘭門山。而因使人先告男成。欲為亂。以求祭蘭門山為驗。至期果然。業收男成。賜死。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反。臣以兄弟之故。隱而不言。今以臣在。恐部眾不從。故約臣祭山。而反誣臣。其意欲王之殺臣也。乞詐言臣死。暴臣罪惡。蒙遜必反。然後使臣討之。無不克矣。業不聽。殺之。蒙遜泣告眾曰。男成忠於段王。而無故枉殺之。諸君能為報仇乎。男成素得眾心。眾皆憤怒爭奮。比至氏池三省曰。氏池。縣名。漢屬張掖郡。晉省其地。屬唐甘州。張掖縣界羌胡多起兵。應之。業先疑將軍田昂。囚之。至是召之。使討蒙遜。昂以眾降。業軍遂潰。蒙遜入張掖。業謂曰。孤子然一已。為公家所推。願丐餘命。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斬之。業儒素長者。無他權略。威禁不行。羣下擅命。尤信卜筮巫覡。故至孫恩陷滬瀆。殺吳國內史袁崧溫公書。死於敗。孫恩陷滬瀆。殺吳國內史袁崧。者四千人。六月。孫恩寇丹徒。劉裕擊破之。恩北走。陷廣陵。丹徒。戰士十餘

王公大臣  
羊公大臣  
高公大臣  
帝六年  
建牙見漢  
獻帝初平  
三年牙門

彭城見秦  
始皇二十  
八年

萬樓船千餘艘。建康震駭。內外戒嚴。劉牢之使劉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守軍莫有鬪志。恩帥眾鼓譟登蒜山馮智舒曰。蒜山。在鎮江府城西五里。大江岸上。山多澤。諡因名。居民皆荷檐而立。裕帥所領奔擊。大破之。恩狼狽僅得還船。然恩猶恃眾。復整兵向京師。譙王尚之帥精銳馳至。恩樓船高大。洊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聞尚之在建康。牢之至新洲三省曰。新洲。在京口西。大江中。意即今之珠金沙。是也。乃浮海北走郁洲。馮智舒曰。郁洲。山名。在淮安府。胸山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鬱洲。又名郁洲。一名郁鬱山。一名蒼梧山。攻陷廣陵。桓玄勵兵訓卒。常伺朝廷之隙。聞恩逼京師。建牙聚眾。請討之。後將軍元顯大懼。會恩退。以詔書沮渠蒙遜自稱張掖公北涼亦號秋七月。魏止之。玄乃解嚴。徇許昌。東至彭城。秦伐涼。大破之。西涼南涼北涼皆遣使入貢於秦。涼王隆。多殺豪望。人不自保。魏安人焦朗。使人說後秦姚碩德曰。呂氏兄弟相賊。政亂民飢。乘其篡奪之際。取之易於反掌。不可失也。碩德以告其主興。而從之。自金城濟河。直趣姑臧。隆遣呂

馮智舒曰魏  
安按一統志  
襄陽府漢川  
縣即西魏時  
魏安郡又重  
慶府墊江縣  
乃後周時魏  
安縣此二處  
未知孰是  
下邳見漢高  
帝六年  
高公主詳  
見春秋公  
羊傳魯莊  
公元年逆  
王姬按璣  
考異按璣  
弑逆之臣  
當書誅誤  
作殺

晉安帝隆安五年  
超等逆戰。碩德大破之。隆嬰城固守。於是西涼公暉。河西王利鹿孤。張掖公蒙遜。各遣使奉表入貢於秦。秦主興聞楊桓之賢而徵之。利鹿孤不敢畱。八月。以劉裕為下邳太守。討孫恩。於郁洲大破之。南走。裕隨而擊之。燕段璣弑其君盛。太后丁氏立盛叔父熙討璣殺之。失國。自矜聰察。多所猜忌。羣臣有織介之嫌。皆先事誅之。人不自保。初。段太后兄之子璣為反者。段登辭所連及。逃奔遼西。復還歸罪。盛赦之。使尚公主（集覽）尚公主。天子嫁女於諸侯。必有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漢書注。劉貢父曰。予謂公主之稱。本諸秦舊男為公子。女為公主。古者大夫妻稱主。故以公配之。若謂同姓主之。故謂之公主。則是周之事。秦不知用也。韋昭曰。尚。奉也。奉事公主也。不敢斥言娶。顏師古曰。尚。配也。入直殿內。至是作亂。盛帥左右出戰。被傷而卒。中壘將軍慕容拔。白太后丁氏。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時衆望在盛弟平原公元。而河間公熙素得幸於丁氏。乃廢太子定。迎熙入宮。九月。涼王隆遣使即天王位。捕璣等夷三族。元。定。皆賜死。

鄆而六切

考異此誤  
書擊嘗作

夏口見漢  
獻帝建安  
襄陽見漢  
獻帝建安  
丁二年作  
踐亦作箋  
並則前切

降秦。秦隴西公碩德圍姑臧累月。無納夷夏。分置守宰。上下嗷嗷。當早辭以退敵。敵去之後。脩政息民。若卜世未窮。何憂舊業之不復（三省曰）卜世未窮。周成王定鼎于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十。若天命去矣。亦可保全宗族。隆乃遣使請降於秦。碩德表隆為涼州刺史。碩德軍令嚴整。秋毫不犯。祭先賢禮名士。西土悅之。冬十一月。劉裕追擊孫恩破之。涼攻魏安南涼救之。涼呂超攻焦朗於魏安。朗請迎之。比至。超已退。朗閉門拒之。僭檀怒。將攻之。將軍僭赴曰。朗孤城無食。今年不降。後年自服。何必多殺士卒。以攻之。若其不捷。彼必去。從他國。棄州境。士民以資鄰敵。非計也。不如以善言諭之。僭檀乃與朗連和。尋伐取之。桓玄表桓偉鎮夏口。刁暢鎮襄陽。州刺史鎮夏口。司馬刁暢督八郡。鎮襄陽。遣其將馮該戍湓口。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二。數使人上已符瑞。欲以惑衆。又致牋於會稽王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食盡。故去。非力屈也。昔國寶死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

於明公也。而謂之不忠。今之腹心。誰有時望。豈無佳勝。三省曰。佳勝。江東人士。其名位通顯於時者。率謂之佳勝。名勝。直是不能信之耳。元顯見之大懼。張法順謂曰。玄承藉世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楊。專有荆楚。集覽。殷仲堪。楊佺期。前年為玄所殺。第下所控引。止三吳耳。三省曰。第下。第。府第也。第下。猶言門下。閣下之類。今東土塗地。公私困竭。玄必乘此縱其姦凶。元顯曰。為之奈何。法順曰。玄始得荆州。人情未附。若使劉牢之為前鋒。而以大軍繼進。玄可取也。元顯以為然。會武昌太守庾楷。密使人自結於元顯。請為內應。元顯大喜。遣法順至京口。謀於牢之。牢之以為難。法順還曰。觀牢之言色。必貳於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於是大治水軍。謀討玄。

晉元興元年。燕光始二。秦弘始四。魏天興五。春正月。以尚書令元顯為征討大都督。加黃鉞。討桓玄。下詔罪

前鋒。譙王尚之為後部。張法順言於元顯曰。桓謙兄弟以元顯為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加黃鉞。劉牢之為

考異提要  
子元顯世

當逆為其所三省  
曰逆為之所及禍  
患未來而先為之  
圖欲殺牢之也

世史正網  
曰此北狄  
稱可汗之  
始前此拓  
疏之先雖  
有可汗之  
稱然皆追  
封者耳唐  
杜佑謂可  
汗之稱始  
此可汗音克

三省曰軍  
將幢帥皆  
魏制在崙  
蓋效而立

每為上流耳目。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無貳。若不受命。當逆為其所。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又以桓冲有遺惠於荆土。而謙其子也。乃除謙。荆州刺史。以結西。柔然據漠北。自稱可汗。初魏主珪遣賀狄干。興聞魏已立慕容后。止狄干而絕其昏。由是魏與秦有隙。攻其屬國。沒奔干。黜弗素古延。集覽。古延。皆後秦屬國。柔然社崙。柔然國王名。方睦於秦。遣將救之。大敗。遠遁漠北。奪高車之地而居之。遂吞併諸部。士馬繁盛。雄於北方。其地西至焉耆。東接朝鮮。南臨大漠。旁側小國。皆羈屬焉。自號豆代可汗。三省曰。豆代。魏收書作丘豆代。魏言駕馭開張也。可汗之號。起於柔然。社崙猶言皇帝也。而拓跋氏之先。通鑑皆書可汗。又在社崙之前。始立約束。以千人為軍。軍有將。百人為幢。幢有帥。南攻戰先登者。賜以虜獲。畏懦者。以石擊其首。殺之。南涼攻涼。顯美克之。而責其不早降。禕曰。禕受呂氏厚恩。分符守土。若明公大軍甫至。望旗歸附。恐獲罪於執事。矣。僭檀釋而禮之。以為左司馬。禕辭曰。禕為人守城不

晉安帝元興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三 十三

桓玄反

糴音浮  
糴之延切  
亦作餼

劉勃勃見  
晉懷帝永  
嘉四年鐵  
弗臧見漢  
光武建武  
十二年

姑孰見晉  
明帝太寧  
元年

騶虞幡見  
晉惠帝元  
康元年

能全復忝顯任於心竊所未安若蒙明公之桓玄舉兵

惠使得就戮姑臧死且不朽俾檀義而遣之桓玄禁斷江

反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飢饉漕運不繼桓玄禁斷江

也。豫。豫。實也。玄謂朝廷多虞。必未暇討。已。可以蓄力觀

日。明公威振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

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

入。境。自。取。窮。蹙。者。乎。玄從之。留桓偉守江陵。抗表傳檄

罪狀元顯。舉兵東下。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發。書法

書討。書拒。恒也。此其書反。何討。玄之師未至。而二月魏

玄兵先至。姑孰矣。元顯逗遛之罪。可勝誅哉。

襲沒奔干。沒奔干奔秦。魏常山王遵等率兵襲沒奔干。

千騎與劉勃勃奔秦州。魏軍盡獲其府庫蓄積。馬四

萬餘匹。徙其民於代都。復遣兵侵河東。長安大震。

秦

立子泓為太子。泓孝友寬和。善文學。善談詠。而懦弱多

病。秦王興欲以為嗣。而狐疑不決。父乃

立之。為姚泓。以

北涼攻涼姑臧不克。姑臧大飢。餓死者

十餘萬口。城門盡

閉。樵採路絕。沮渠蒙遜引兵攻之。涼王隆

擊破其軍。蒙遜請盟。留穀萬餘斛遺之。

玄兵至姑孰

三月。劉牢之叛。附於玄。元顯軍潰。玄入建康。自以太尉

總百揆。殺元顯等。以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自殺。發江

陵。慮事不捷。常為西還計。及過尋陽。甚喜。詔遣齊王柔

之。以騶虞幡止之。為玄所殺。玄至歷陽。襄城太守司馬

休之敗走。譙王尚之眾潰。玄捕獲之。劉牢之素惡元顯

又慮功高不為所容。自恃材武。擁彊兵。欲假玄以除執

政。復伺玄隙而自取之。參軍劉裕請擊玄。牢之不許。玄

使牢之族舅何穆說之曰。自古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

功。而能自全者。誰邪。今戰勝則傾宗。戰敗則覆族。不若

翻然改圖。則可以長保富貴矣。牢之遂與玄通。東海何

無忌。牢之甥也。與劉裕極諫不聽。其子敬宣又諫。牢

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但平玄之後。令

我柰騶騎何。遂遣敬宣詣玄。請降。玄陰欲誅牢之。乃與

敬宣宴飲。陳名書畫共觀之。以安悅其意。敬宣不覺也。

元顯將發。聞玄已至新亭。棄船退軍。集覽。新亭在江寧

縣南十里。附近江渚。二日復出。陳於宣陽門外。軍中相



驚言玄已至南桁。桁，方舟也。駕方舟以爲橋。在南。故名南桁。元顯遂引兵欲還宮。玄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皆奔潰。」放仗，呼令放棄兵仗也。元顯走入東府。輿地志：東府城，晉安帝所築。其城西本簡文帝爲會稽時第。其東丞相會稽王道子府。謝安石卒，以道子代鎮揚州。州在第四。故時人號爲東府。西州，玄遣從事收縛數之。元顯曰：「爲法順所誤耳。」玄入京師，稱詔解嚴。自爲丞相。總百揆，都督中外。錄尚書事。揚州牧復讓丞相。而爲太尉。以桓偉爲荊州刺史，桓脩爲徐州牧，復讓丞相。生爲江州刺史，卞範之爲丹陽尹，王謐爲中書令。徒會稽王世子於安成郡。馮智舒曰：「安成郡，三國吳所置。治平都縣。晉廬陵郡屬揚州。安成郡屬荊州。乾元初爲吉州。屬江南西道。宋屬江南西路。元初爲吉州路。後改吉安路。本朝改爲吉安府。屬江西道。」斬元顯。尚之、庾楷、張法順以劉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敬宣勸牢之襲玄。牢之猶豫，告劉裕曰：「今當北就高雅之於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我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可得至邪？」裕當反服還京口耳。三省曰：「反服，謂反初服也。離騷曰：『退將脩吾初服。』此言釋。」

鎮北三省  
曰牢之以  
討孫恩功  
進號鎮北  
將軍

怵音出  
懼也 竦

戎服而服常服。退謂何無忌曰：「吾觀鎮北必不免。卿可隨我還京口。玄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於是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玄。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懼，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發明前日王恭書反，故牢之無嫌於執之。以新洲縊而死，桓玄書反，是亦前日之王恭也。牢之不惟不能討玄而誅之，乃爲其所怵，反附於玄，故綱目書叛以正其誅。夫小人反覆，本不足道也。特書法之，固不可不嚴爾。桓玄隆安二年已與王恭同反，陷江州。時玄尚未有所統，朝廷旣不能討，乃就用爲刺史。未幾，又加都督四郡。反欲仗玄以制殷揚。二人旣戮，玄遂都督荆江八州。非復前日之玄矣。孫恩連年入寇，玄幸晉朝顛覆，以爲已利。又表桓偉鎮夏口，刁暢鎮襄陽，兇威旣熾，朝廷方謀討之。玄遂舉兵肆逆，誘牢之破官軍，殺元顯。自總百揆，於是篡勢竟成。不可復止。然玄本斗筲之才，初非其父溫之比。遭削去其官，書反，書討，書入，不以亂故，不正其名。然而時元顯任征討之責，不戰而潰，遂無一人抗拒。其與王

考異擊當

作討

未嘉見漢

惠帝一年

孫恩死

盧循起

考異立當

作嗣

世史正綱

書利鹿孤

死弟僂檀

嗣始稱涼

王

考異按上

文書寇此

擊字當作

討

晉安帝元興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三

十五

蘇之亂死節赴難者史不絕書大不侔矣君子觀此孫

恩寇臨海郡兵擊破之恩赴海死玄以恩黨盧循為求

嘉太守孫恩寇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虜三吳男

死者以百數謂之水仙餘眾數千人復推恩妹夫盧循

為主循諶之曾孫也神采清秀雅有才藝少時沙門惠

遠嘗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如何桓玄欲

撫安東土乃以循為永嘉守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書

法書玄以何著南涼王利鹿孤卒弟僂檀立始稱梁王夏四

再亂之由也玄辭錄尚書事出屯姑孰大政皆就

月玄出屯姑孰焉小事則決於尚書令桓謙及卞範之

自隆安以來人厭禍亂玄初至黜奸佞擢僑賢京師欣

然冀得少安既而奢豪縱逸陵侮朝廷裁損乘輿供奉

帝幾不免飢寒三吳大飢戶口減半臨海求

衆由是失望嘉始盡富室皆衣羅紈懷金

王閑門五月盧循寇東陽劉裕擊走之秦王興攻魏

餓死

敗績見漢  
獻帝初平  
二年發明

敗績其將姚平死之秦王興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等將

壁拔之魏主珪遣長孫肥為前鋒自將大軍繼之平以禦

之平遣驍將帥精騎二百覘魏軍肥逆擊盡禽之平退

走珪追及於柴壁三省曰柴壁在汾東天妻蓋汾岸之

名在汾水西岸平嬰城固守魏軍圍之興將兵四萬救

之將據天渡運糧以餽平魏博士李先曰兵法高者為

敵所樓深者為敵所囚今秦皆犯之宜遣奇兵先據天

渡柴壁可不戰而取也珪命營築重圍內防平出外拒

興入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嶽東西三百餘里集覽割

阮在汾水之東晉州之南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直

臨柴壁如此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為

晉安帝元興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三

十六

二輩之輩  
班也  
考異一本  
作燕主誤  
按殺字當  
元二書十  
實弒其太  
右殺氏不  
書殺詳見  
牆茨風墻  
詩廊風墻  
有茨篇墻

將軍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奔南燕 玄殺吳興守高

及劉襲等皆牢之北府舊將也襲兄軌邀司馬休之劉

敬宣高雅之等共據山陽欲起兵攻玄不克而走將軍

袁虔之劉壽等皆往從之將奔魏至陳留南分為二輩

軌休之敬宣奔南燕虔之壽等奔秦魏主初聞休之等當

來大喜後怪其不至令兗州求訪獲其從者問之皆曰

聞崔逞被殺故奔二國魏主深悔之自是士人有過頗見

優燕王熙殺其太后丁氏 燕王熙納符謨二女有寵丁太

廢熙立章武公淵事覺熙逼丁太后令自殺併殺淵及

信發明此何以不書弒丁既失身於熙故不得為其君

母然猶書太后者所以著熙墻茨之醜也書法成殺故

主班母羅氏非母后也故書殺丁氏書太后矣則其不

之既而爭寵又欲廢熙熙遂逼之自殺若此不足以母

一國矣故特書殺太后弒 玄殺會稽王道子 杜林防衛

道子至安成林 北涼梁中庸奔西涼 北涼西郡太守梁

承玄旨酖殺之 北涼梁中庸奔西涼 中庸叛奔西涼西

涼公嵩問曰我何如索嗣 前年今嵩擊索嗣嗣以

走還中庸曰未可量也嵩曰嗣才度若敬我者我何能

於千里之外以長繩絞其頸邪中庸曰智有短長命有

成敗若以身死為負計行為勝則公孫贊豈賢於劉虞

邪嵩 秦遣使授南涼北涼西涼官爵 魏天興六年

晉二年 光始三秦弘始五魏天興六年 春盧

循使其黨徐道覆寇東陽建武將軍劉裕擊破之 循道覆

姊夫 桓玄自為大將軍 玄上表請帥諸軍平關洛而諷

也 欲飭裝先命作輕舸載服玩書畫或問其故對曰 夏四

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眾皆笑之 徙之民使

月朔日食 南燕遣使隱覈蔭戶 南燕王備德優遷

役 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以避課役尚書韓諱請加

隱覈三省曰隱度也覈實也隱覈度其實也 五月燕作

備德從之使諱巡行郡縣得蔭戶五萬八千 十七

晉安帝元興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 第二十三 十七

後復舊在

位太尉下

為太尉軍

以司馬字

朝權晉初

位者皆擅

崇重居其

以來職名

將軍自漢

三省曰大

考異擊當

作異擊當

賢於劉虞

公孫贊豈

初平四年

三司上 平原見秦 始皇三十 七年灑力水切

涼州見漢 成帝求始 二年後涼 起自晉孝 武帝太元 十年至紹 纂隆四世 至晉安帝 元興二年 亡共十八 年廢奴昆切 晉安見漢

龍騰苑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 秋

七月魏殺其平原太守和跋跋奢豪喜名魏主珪惡而殺之

灑北土瘠可遷水南勉為生計毗等諭其意逃入秦魏主

怒滅其家將軍鄧淵從弟暉與跋善或譖之曰毗之出

亡暉實送之魏主疑秦徵呂隆為散騎常侍以王尚為涼

州刺史曰隆今北涼互出兵攻呂隆秦之謀臣言於秦王興

有不如因其危而取之與乃徵呂超入侍遣齊難帥兵

迎之隆素車白馬迎于道旁難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

史鎮姑臧徙隆宗族及民萬戶于長安興以隆為散騎

常侍超為安定守郭麇奔晉秦人追殺之三省曰郭麇

自信其術幸亂以徼福而卒以劉裕追盧循至晉安破

殺身足以明天道之難知矣起兵討桓玄裕謀於土豪

之何無忌潛詣裕勸於山陰起秦之縣名屬會稽郡

於京口圖之裕從之馮智舒曰山陰秦之縣名屬會稽郡

郡以邑在山之陰故名漢為郡都尉治東漢徙會稽郡

仍舊隋初廢入會稽縣唐初復置宋元俱九月玄自為

相國封楚王加九錫楚國置丞相以下官

桓謙私問彭城內史劉裕曰楚王勳德隆重朝廷之情

咸謂宜有指讓卿以為何如劉裕曰楚王勳德蓋世晉

室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即喜曰卿謂之可

詭辭以順南燕講武城西高稚之表南燕主備德請

其意故喜南燕講武城西高稚之表南燕主備德請

可收江北之地韓範亦上疏曰晉室衰亂戎馬單弱重

彼之豪傑誅滅桓玄更脩德政則無望矣備德因講武

世史正綱 書玄篡位 廢晉主為 平固王遷 于尋陽

于尋陽平湖開馮智舒曰臨平湖在杭州府城東北六

為已受命之符。又以前世皆有隱士。恥獨無之。求得皇甫希之。給其資用。使居山林。徵為著作郎。官名。漢陳京使名。僊願。率入直東觀。撰述國史。謂之著作。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晉元興初。又謂之大著作。又使固辭。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三省曰。充隱。實非隱者。而以之備數。故謂之充隱。又欲廢錢。用穀帛。及復肉刑。制作無定。卒無所施。性復貪鄙。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必假蒲博而取之。（集覽）蒲博。博局。戲名。博物志云。博。蒲戲。老子入胡作。今人擲之為戲。尤愛珠玉。未嘗離手。至是下範之為禪詔。逼帝書之。遣司徒王謚。禪位於楚。出居永安宮。百官詣姑孰勸進。玄築壇於九井山北。（為）舒曰。九井山。在太平府城南一十里有九井。即帝位改元末始。封帝為平固王。集覽。平固。縣名。屬南康郡。此南康。今贛州是。遷於尋陽。玄入建康宮。登御座。而床忽陷。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玄臨聽訟。觀閱囚徒。罪無輕重。多得原放。有干輿乞者。時或卹之。以其祖彝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獨納桓溫神主于太廟。下承之曰。宗廟之祭。上不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長矣。玄性苛細。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一字片辭之謬。必加糾擿。以示聰明。或手注直

贛音貢。又古禪古音切。

隨音擲。

紀綱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益州見周安王十五年。

京口見晉元帝建興元年。

甲辰

官。或自用令史。詔令紛紜。有司奉答不暇。而紀綱不治。奏案停積。不能知也。又性好遊畋。更繕宮室。朝野騷然。思亂者眾。（發明）桓玄矯稱符命。文飾姦詐。大類王莽。然綱目書其自為相國。加錫稱帝。廢遷之類。與歷代無異。何哉。玄固無成之魏晉。而魏晉乃有成之玄爾。成敗雖有不同。篡竊則出一轍。此書法所以不得不據其實也。  
（書法）莽。倫。書。自稱。玄亦莽倫也。其不書自何。莽受金匱。即服王冠。御前殿。下詔即真。倫詐傳神語。遍奪璽綬。備法駕入宮。即皇帝位。皆無故而然者也。故書自。玄則不然。使下範之草。為禪詔。帝手書之。或者得以禪讓之說。欺天下後世矣。故從魏晉書法。書稱。益州刺史毛璩起。書廢綱目一字之筆削。豈苟然哉。  
**兵討玄** 玄遣使加璩左將軍。璩不受命。傳檄列玄罪狀。進屯白帝。（書法）書起兵討。予倡義也。故通鑑不特書之。  
**魏初制冠服** 魏始命有司制冠服。以品秩為差。然法度草創。多不稽古。  
**晉三年** 光始天賜元年。春二月。劉裕起兵京口。討玄。玄使弟謙拒之。劉裕從徐克刺史桓脩入朝。玄謂王謚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

劉裕龍行

裕等謀討

亦作隔

三省曰袴  
脛衣也晉  
志曰袴褶  
之制未詳  
所起近世  
以為戎服  
二州三省  
曰兗徐也

也。每遊集必引接殷勤，贈賜甚厚。玄妻劉氏亦謂玄曰：「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別議之。」京口密謀興復，劉邁弟毅家於京口，亦與無忌謀之。無忌曰：「桓氏疆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疆弱，苟為失道，雖疆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三省曰：事主難得，謂李大事難得一人為主，無忌曰：「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謂劉裕為下邳守也。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遂與定謀。平昌孟昶為桓弘主簿。馮智舒曰：平昌，漢之縣名，屬平原郡。東漢改曰西平昌。後魏復為平昌。省南重平。二縣入焉。隋屬德州。唐以般縣省入。五代唐改為德平縣。宋省入安德縣。元符初，復置屬德州。金、元俱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濟南府。至建康還，裕謂之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乎？」昶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於是裕毅無忌昶及裕弟道規諸葛長民等相與合謀起兵。道規為桓弘參軍，裕使毅就道規昶共殺弘。據廣陵，長民為刁達參軍，使毅據歷陽。無忌夜草檄文，其母密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詳覽新莽天鳳四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宰

史事

以小罪殺之。呂母乃傾家貲以報仇。汝能如此，吾復何恨。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眾，得百餘人。詰旦，京口門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使居前，徒眾隨之，入斬桓脩。以徇。裕問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道民者，東莞劉穆之也。裕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口謹諫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直視不言者久之。返室壞布裳為袴，往見裕。裕曰：「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倉猝之際，略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署主簿。孟昶勸桓弘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人，昶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直入斬之。因收眾濟江，眾推裕為盟主。總督徐州事，以昶為長史，守京口。裕帥二州之眾千七百人，軍于竹里。移檄遠近，玄加桓謙征討都督。謙等請亟遣兵擊裕。玄曰：「彼兵銳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則彼氣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眾於覆舟山，以拒之。」馮智舒曰：覆舟山在應天府城西七里。東連鍾山。北臨玄武湖。劉宋改名真武山。以其地臨玄武湖故名。晉北郊壇采藥園壘樂遊苑水井甘露亭皆在此。山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按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

檐與檐。檐。同並去聲。下濫切。

罌亦作罌。並音英。

石頭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

劉裕入建康。舉下切。

劉穆之振舉朝綱。

曲阿見漢獻帝興平元年。

上也。謙等固請。乃遣吳甫之。皇甫敷。相繼北上。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檐石之儲。三省曰。家無檐石之儲。言一檐一石也。儲無檐石。家貧之至也。揚雄家無檐石之儲。應劭註曰。齊人名小罌。為檐石。受二斛。晉灼曰。石。斗石也。前書音義曰。檐言一斗之儲。方言曰。檐罌也。齊東北海岱之間。謂之檐。余據今江淮人。謂一石為一檐。檇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甫之。南涼。去年號。罷尚書官。去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尚使于秦。秦王興曰。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勅擅造大城。豈為臣之道乎。尚曰。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勅敵。蓋為國家重門之防耳。興善之。僂檀求領涼州。興不許。三月。劉裕及桓謙戰于覆

舟山大破之。玄出走。裕立留臺於石頭。

三月。朔。裕軍與吳甫之。遇於江

乘。斬之。至羅落橋。三省曰。羅落橋。在江乘縣南。蓋綠水設羅落。因以為名。皇甫敷帥數千人逆戰。又斬之。玄使桓謙屯東陵。卜範之屯覆舟山西。合眾二萬。明日。裕軍食畢。悉棄餘糧。數道並前。裕與劉毅身先士卒。進突其

後會

陳

突其

後

上

陳將士皆殊死戰。因風縱火。謙等大潰。玄先已潛使殷仲文具舟。至是遂將其子昇。鞭馬趣石頭。浮江南走。經日不食。悲不自勝。裕入建康。明日。徙屯石頭城。立留臺百官。焚桓溫神主。迎晉新主。納于太廟。遣諸將追玄。尚書王嘏帥百官奉迎。乘輿。誅玄宗族在建康者。使臧熹入宮收圖籍器。物。封閉府庫。玄司徒王謐與眾議。推裕領揚州。裕固辭。乃以謐為侍中。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謐推裕為都督八州。徐州刺史。劉毅為青州刺史。何無忌為琅邪。內史。孟昶為丹陽尹。劉道規為義昌太守。郡國志。安豐有義昌縣。蓋晉末嘗立郡。宋初廢為縣也。裕取義昌美名。使道規領太守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倉猝立定。無不允。穆之遂托以腹心。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採曲為矯。言隨事矯揉。使歸於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肅然。初。謐為玄佐。命元臣。手解帝璽。綬以授玄。及玄敗。眾謂宜誅。裕特保全之。劉毅嘗因朝會。問謐璽綬所在。謐內不自安。逃奔曲阿。裕追還復位。諸葛長民至豫州。失期不得發。刁逵執之。檻車送桓玄。未至而玄敗。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還趣歷陽。逵棄城走。其下執以送裕。斬於石頭。子姪皆死。裕初名微。位薄輕。狡無行。盛

柳魚浪切

繫馬柱

赦雍齒詳

見漢高帝

流皆不與相知。惟王謚獨奇貴之。謂曰。卿當為一代英雄。裕嘗與刁逵樗蒲。不時輸直。樗蒲不勝。而小卽納其。所負之直。此亦博徒輕狡之常態。逵縛之馬柳。謚責逵。而代償。由是裕憾逵。而德謚。蕭方曰。蕭方等。梁元帝之嫡長子。撰三十國春秋。夫蛟龍潛伏。魚鰕襲之。是以漢高赦雍齒。魏武免梁鵠。漢靈帝時。梁鵠為選部尚書。魏武欲為洛陽令。鵠以為北。郟尉。董卓之亂。鵠奔劉表。魏武破荊州。鵠懼而自縛詣門。使在祕書。以勤書自劾。安可以布衣之嫌。而成萬乘之隙也。今王謚為公。刁逵亡族。酬恩報怨。何其狹哉。○初。袁真殺梁國內史朱憲。憲弟縛。奔桓溫。溫克壽陽。縛輒發真棺戮其尸。溫怒。將殺之。桓沖請而免之。縛事沖如父。沖薨。縛嘔血而卒。至是縛子齡。石為劉裕參軍。從至江乘。將戰。齡石請曰。世受桓氏厚恩。不欲以兵刃相向。請在軍後。裕義而許之。

考異提要

魏詔縣戶不滿百者罷之。○玄至尋陽。逼帝西上。劉毅等率兵追之。

世史正綱

上。劉毅等率兵追之。桓玄於道自作起居注。敘討劉裕奔敗。專覃思著述。不暇與羣下議事。三省曰。自作起居注。杜佑通典曰。周官有左右史。蓋今起居注之本。動則

武陵見漢

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注。似在宮中為女史之任。其後起居皆近侍之臣。錄記也。歷代有其職。而無其官。後魏始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會。則在御左右。記錄主。劉裕推武陵王遵承制行事。言後又別置脩起居注。裕稱受密詔。以遵承制入居東宮。內外畢敬。遷除稱制。教稱令。馮智舒曰。承制。謂承奉制詔也。東宮太子曰東宮。選詩云。正體育德於少陽。注。謂太子繼天子之體。育德。東宮。少陽者。東方也。又震為長子。蓋東屬震。故立宮于東方。曰東宮。劉敬宣司馬休之自南燕來歸。敬宣。高

世史正綱

州大姓。及鮮卑豪帥。謀殺南燕王。備德。推司馬休之為主。謀泄。南走。南燕人追殺雅之。敬宣。休之。至淮泗間。聞桓玄敗。遂來歸。劉裕以敬宣為晉陵太守。休之為荊州刺史。發明敬宣。休之。出奔。避桓玄也。今而來歸。則知義矣。故書書法。來者何。喜辭也。凡奔書歸。嘉復義也。玄虐出奔。玄敗。來歸。二子可謂知節矣。綱目予復義。故敬宣。休之。書。元畧書。元或。夏。四月。玄挾帝入江陵。書。賀拔勝書。獨孤信書。



邪內史四

薄之詳北

春秋左傳

魯宣公十

二年晉師

敗績又見

漢主禪延

熙十八年

世史正綱

善玄挾晉

主德宗東

下

喝於敬切

世史正綱書  
劉毅及玄  
戰于崢嶸洲  
大破之玄復  
挾晉主德宗  
入江陵  
善晉主復位  
于江陵  
考異擊當作  
討

晉安帝元興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三

廿二

桓玄挾帝至江陵恐威令何無忌等及玄兵戰于桑

落洲大破之得太廟神主送建康桓玄遣庾稚祖何澹

劉道規至桑落洲智舒曰桑落洲在安慶府宿松縣

南一百九十里九江口昔江水泛漲流一桑于此因名

澹之等逆戰澹之常所乘舫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

不居此欲詐我耳今眾寡不敵戰無全勝此舫戰士必

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

而薄之破賊必矣孫叔曰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曰

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注薄迫也遂攻得之因傳呼

曰已得何澹之矣賊軍驚擾官軍亦以為然乘勝大破

之遂克湓口進據尋陽遣玄挾帝東下桓玄收

使奉送宗廟主祐還京師裕等不聽以劉敬宣為

兵會未三旬有眾二萬復帥諸軍挾帝

東下使徐放說劉裕等散甲裕等不聽

江州刺史○燕起逍遙宮燕王熙於龍騰苑起逍遙宮

卒不得休息喝死太半集覽喝中暑死也史記禹崩喝

世說周武王見喝人王下車自左擁而右扇之書法書

起何峻字也故以臺觀之辭書之凡宮殿書起皆譏也終

綱目宮殿書起五漢武帝明光明帝北宮燕逍遙陳後

主三閣唐憲宗承暉惟五月劉毅等及玄戰于崢嶸洲

明帝既而罷之非譏辭

八破之玄挾帝入江陵寧州督護馮遷擊玄

誅之帝復位劉毅何無忌劉道規帥眾自尋陽西上

晉安帝元興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三

廿三

桓玄誅  
乘輿見漢  
安帝延光  
四年

柘棠隻切

大如之文對  
對平去對  
善言主對  
千或對  
千或對  
千或對  
千或對

晉安帝元興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三

於枚回洲迎擊之江水運江陵縣南有洲曰枚回洲督  
護馮遷抽刀而前玄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  
子之賊耳遂斬之乘輿反正於江陵集覽反正猶言中  
興也案杜甫贈別賀蘭鈺詩國步初反正乾坤尚風塵  
注黃鶴云國祚再復蓋曰反正不得為中興凡非我失  
之自我復之為中興漢光武晉元是也自我失之因人  
復之謂之反正晉孝惠孝安是也以脩之為驍騎將軍  
大赦諸以畏逼從逆者一無所問奉神主于太廟三省  
曰納尋陽所奉送宗廟主祀也毅等  
傳送玄首梟于太術術屋之橫木也  
**陷之劉毅等進兵討之不克**毅等既戰勝以為大事已  
諸軍猶未至桓謙及振竄匿復出聚眾襲江陵陷之殺  
王康產振見帝於宮欲行弒逆謙苦禁之乃拜而出  
為玄舉哀追謚謙帥羣臣奉璽綬於帝侍御左右皆  
振腹心何無忌劉道規進攻謙於馬頭破之三省馬  
頭岸在大江兩岸北對江津口無忌欲直趨江陵道規  
曰兵法屈伸有時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為竭力振勇  
冠三軍難與爭鋒且可息兵養銳徐以計縻之不憂不  
克無忌不從振逆戰於靈溪無忌等大敗退還尋陽靈

溪

溪江水自江陵縣南東逕燕尾洲北合靈溪  
水江溪之會。有靈溪戍。背阿面江。西帶靈溪

**遣兵攻梁州誅玄所署刺史桓希**○秋七月永安皇后

**何氏崩**書法穆后也。不書葬何簡也。自哀帝立尊何皇

也**九月魏改官制**魏主置六謁官。準古六卿。臨昭陽

封小郡侯。封大縣伯。封小縣其品第一至第四。舊臣有

功無爵者。追封之。宗室疏遠。及異姓襲封者。降爵。有差

又置散官五等。其品第五至第九。文官材能秀異。武官

堪為將帥者。其品亦比第五至第九。百官有闕。則取於

其中。以補之。其官名多倣上古龍官。鳥官。謂諸曹之使

延頸遠望也。餘皆類此。三省曰龍官。鳥官。昔大皞氏以  
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擊之立也。鳳鳥適  
至。故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  
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  
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爽鳩氏  
司寇也。鷓鴣氏司事也。五鳩鳩氏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

晉安帝元興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三

鷓鴣亦作鳩  
並胡骨切

鳥古洫切

梁州見周  
報王三年  
漢中  
永安見漢  
昭烈帝章  
武三年  
魏置六官

番禹見漢高帝十一  
始興見晉愍帝建興三年  
魯山城見漢順帝永建二年  
石城見漢獻帝建安四年

晉安帝元興三年  
九扈為九農正。杜預註曰：太皞氏有龍瑞，故以龍名官。應劭曰：以龍紀其官長。春官為青龍，夏官為赤龍，秋官為白龍，冬官為黑龍。中官為黃龍。張晏曰：庖犧將興，神龍負圖而至，因以名官與師也。冬十月，盧

循陷番禹。徐道覆陷始興。○劉毅等復攻桓振，諸城壘

皆克之。劉敬宣在尋陽，聚糧繕船，未嘗無備，故何無忌

東岸。孟山圖據魯山城，桓仙客守偃月壘，眾合萬人。十

水陸相接，毅等悉攻拔之，生禽山圖、仙客。該走石城。十

一月，魏命宗室州郡各置師。魏主命宗室置宗師八，

置師以辨宗黨。舉才職燕王熙與其弟苻氏遊白鹿山

行。如魏晉中正之職。燕王熙與其弟苻氏遊白鹿山

千餘人。馮智舒曰：白鹿山在太原府孟縣北三十里。嘗

有白鹿遊此山，因名。《書法》：凡書遊，譏也。與其弟遊，譏之

譏也。終綱曰：書遊八，而書后妃遊者三。是年燕苻氏梁

已亥年，魏太后乙酉。十二月，劉毅等進克巴陵。毅號令

年蜀子衍太后太妃。嚴整所

過百姓安悅

晉義熙元年。光始五。秦弘始七。天賜二年。春

正月，入江陵。桓振亡走，謙奔秦。南陽太守魯宗之起兵

毅等軍至馬頭，桓振挾帝出也。江津（三省曰：江津，成

名。在江陵南，臨江。荆州記曰：江陵縣東三里，有津，水經註

江陵城南有馬牧城。此洲始自枚回，下迄于此。長七十

餘里。洲上有奉城。江津長所治，遣使求割江荆二州。奉

送天子。毅等不許。宗之進屯紀南郡。國志：江陵縣北十

餘里，有紀南城。桓振雷桓謙，馮該守江陵，引兵與宗之戰

大破之。而毅等亦擊破該於豫章口。江水過江陵而東，

須音云

瑾見上聲  
具吝切

考異月  
當補書劉  
毅等三字  
許音虎

巳乙

晉安帝義熙元年

通鑑綱目

集說第二十三

廿五

遼東見秦  
王政三年  
刻音產  
翻與反通

三省曰禪  
靜也寂也  
傳燈錄曰  
禪有五有  
凡夫禪有  
外道禪有  
大乘禪有  
最上乘禪

馘又鑑切

瑗為寧州刺史桓謙  
何澹之等皆奔秦  
遼東城且陷熙命將士  
與皇后乘輦而入由是  
城中得先登俟刻平其  
秦以

鳩摩羅什為國師  
秦王興以鳩摩羅什為  
國師奉之如  
譯西域經論大營塔寺  
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  
由是州

羅什名也前秦苻堅遣  
呂光伐龜茲而獲之  
後秦姚興  
禮為國師使居逍遙園  
譯出眾經翻譯翻夷語  
譯為華

言也翻韻會切字下注  
反切一音展轉相呼謂  
之反譯  
佛氏流入中國姚興以  
夷狄竊據土宇故羅什  
為所尊

秦後世卒莫得其全佛  
書譯於姚秦後世終莫  
得而泯  
人心好尚如此世變亦  
可知矣書以羅什為國  
師謂之

梵夾書始盛于此嗚呼  
書字自蒼頡以來有所  
謂籀文  
篆隸行草其聲音文字  
三代以來未之有異也  
至是始

之書

嗚呼作俑者漢明帝也  
然是時止有四十二章  
之經藏

布民間至是姚興始大  
集胡僧以華音譯番語  
自時厥  
後偽作日增無從質正  
遂至遍滿天下家傳而  
人誦之

而中國之人虛矯者又  
剽竊老莊之緒餘以粉  
飾之遂  
至淪人肌膚入人骨髓  
膠固深密而不可解散  
其充可  
惡者竊我聖經之名名  
其邪偽之作雖其以經  
為訓異

誅哉書法侏離之書於  
是大布秦為之也故謹  
志之綱  
目書國師一而已莽國  
師不與焉詳漢帝玄更  
始元年

西涼公暲遣使來上表  
西涼公暲自稱大將軍  
領秦涼二州牧  
遣黃始梁興間行奉表  
詣建康  
正統於是僭國無知尊  
二月帝東還  
雷臺備法駕迎

稱成都王  
初毛璩聞桓振陷江陵  
帥眾三萬順流東下  
外水內水涪水也外水  
即蜀江發源於岷山者  
參軍譙  
縱出涪水蜀人不樂遠  
征通縱為主璩聞變奔  
還成都

琅邪見周  
報王三十  
一

遣兵討之。不克。營戶開城納縱。營戶民有流離逃叛。分  
配軍營者。為營戶殺。璩及瑗滅其家。縱自稱成都主。於  
是蜀大亂。漢中空虛。氏王楊盛遣其兄子撫據之。發明  
刺史毛璩自稱成都王。何耶。縱為屬掾。坐視主將屠戮。  
自當死於其難。而乃委身從賊。此固王法所必誅者。前  
史載縱走投于水。及投地固辭之。語分注皆棄而不錄。  
夫既知其不義。直當奮身而死。安有為賊所擁。尚可自  
免者哉。書法如此。原其實也。後世有從賊于亂。而以逼  
於不得已為解者。可以觀矣。書法殺璩者。營戶也。書縱  
其責者矣。綱目蔽罪於縱。所以塞姦雄。託不得已者之  
口也。三月桓振復襲江陵。將軍劉懷肅與戰。誅之。帝

至建康。除拜琅邪王德文。武陵王遵。劉裕以下有差  
帝至建康。百官詣闕待罪。詔令復職。尚書殷仲文以朝廷  
音樂未備。言於劉裕。請治之。裕曰。今日不暇給。且性所  
不解。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  
三省曰。英雄之言。政自度。越常流。世之嗜音者。可以自

後

貞

宣城見漢  
明帝末平  
十二年丹  
陽

可以自

廣州見秦  
始皇三十  
三年南海  
孫伯符豈  
不欲雷華  
子魚詳見  
漢獻帝建  
安四年  
世史正綱  
書以賊黨  
盧循為廣  
州刺史  
黏俗作粘  
並尼占切

省矣。以琅邪王德文為大司馬。武陵王遵為太保。劉裕  
為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裕尚書事。裕皆  
不受。而以劉敬宣為宣城内史。初。劉毅嘗為劉敬宣參  
請歸藩。以敬宣為宣城內史。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  
敬宣曰。非常之才。自有調度。此君外寬而內忌。自伐而  
尚人。集覽。自伐。矜誇其能也。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上  
取禍耳。三省曰。敬宣之論毅。其知之固審矣。然幾以此  
撥禍。聖人包周身之防。正為是耳。毅聞而恨之。及敬宣  
為江州。毅使人言於裕曰。敬宣不預建義。授郡已為過  
優。聞為江州。尤用駭惋。敬宣不自安。請解職。乃召還為  
宣城內史。夏四月。以劉裕都督十六州軍事。出鎮京口。以  
盧循為廣州刺史。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以循為廣州  
劉裕益智。裕報以續命湯。循之陷番禺也。執刺史吳  
隱之。至是。裕與循書。令遣隱之。循不從。長史王誕曰。  
孫伯符豈不欲雷華子魚邪。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循  
乃遣之。集覽。益智。吳楚間以荻葉裹黏米煮而食之。  
名曰糗。一名角黍。益智。藥名。本草。益智。味辛溫。主益  
氣安神。盧循以益智為糗遺之。蓋言劉裕智氣窮也。續

命湯成藥名治中風不省人事劉裕以此藥報之。以言  
盧循不省事也。正誤。裕以循當誅絕。今不征討而命為  
廣州。是續南燕主備德封其兄子超為北海王。初南燕主

秦為張掖太守。從秦王堅寇淮南。留金刀與其母公孫  
氏別。備德與燕主垂舉兵。張掖收備德兄納及諸子

殺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掾呼延  
平。備德之故吏也。竊以逃羌中。段氏生超十歲。而公孫

氏卒。以金刀授超。平又以超母子奔涼。及呂隆降秦。徙  
長安。而平卒。段氏為超娶其女。超恐為秦所錄。乃陽狂

行乞。備德遣人往視之。超不敢告其母妻。潛變姓名逃  
歸。備德聞超至。大喜。遣騎迎之。超以金刀獻備德。備德

悲慟不自勝。封超為北海王。五月劉毅何無忌討滅桓玄

餘黨荆湘江豫皆平。桓玄餘黨符宏等擁眾寇郡縣者  
以十數。劉毅等分兵討滅之。荆湘

江豫皆平。詔以毅為都督淮南五郡。豫州刺史何無忌  
都督江東五郡。會稽內史三省曰。五郡淮南。廬江。歷陽。

晉熙秋七月劉裕遣使求和於秦得南鄉等十二郡。劉裕  
安豐。秋七月。劉裕遣使求和於秦。得南鄉等十二郡。劉裕

後

遣使

劉裕

遣使求和於秦。因求南鄉諸郡。秦王興許之。羣臣以為  
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討桓玄。復

晉室。內釐庶政。外脩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  
遂以十二郡歸晉。三省曰。十二郡。隆安二年。淮漢以北。

多降於秦。此十二郡。蓋皆在漢北。書法。書得郡錄功也。  
其書劉裕使何存中國也。然與書齊人來歸。鄆。謹。龜。陰。

之田者。霄壤矣。九月南燕王備德卒。太子超立。燕王備德惡  
故書求和得之。九月。南燕王備德卒。太子超立。燕王備德惡

之俄而寢疾。北海王超請禱之。備德曰。人命在天。非汝  
水所能制也。病篤。召羣臣議立超為太子。俄而地震。君

臣震恐。是夕卒。為十餘棺。夜分出四門。潛瘞山谷。超即  
位。虛葬備德於東陽陵。超引所親公孫五樓為腹心。集

覽。公孫。複姓也。五樓。其名。備德故大臣。北地王鍾。段宏  
等。皆不自安。求補外職。封孚諫曰。臣聞親不處外。羈不

處內。三省曰。申無字諫。楚靈王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內。  
鍾宏。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不從。宏。鍾。相謂曰。黃

犬之皮。恐終補狐裘也。五樓聞而恨之。集覽。史記。田敬  
仲。完世家。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正

誤。黃犬之皮。指公孫五樓。言五樓。西涼徙都酒泉。西涼  
乃小人。恐終居貴重之職。位是也。西涼徙都酒泉。公嵩

世史正綱  
書慕容容備  
德死子超  
立

親不處外  
羈不處內  
詳見春秋  
左傳會昭  
公十一  
附錄

南鄉見晉  
穆帝永和  
九年

酒泉見漢武帝元朔三年舍垢匿瑕詳見春秋左傳魯宣公十五年類音類

午丙

涇亦作崕。並音彤。長安見漢惠帝五年。上邽見漢成帝元延元年天水。

晉安帝義熙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三 廿八

與長史張邈謀徙都酒泉以逼沮渠蒙遜。曷手令戒諸子曰從政者當審慎賞罰勿任愛憎。近忠正遠佞諛。勿使左右竊弄威福毀譽之來當研覈真偽聽訟折獄必和顏任理慎勿逆詐。億必(集覽)逆詐也。詐偽也。億億度也。必必然也。人未必是詐偽我逆料而疑之。是逆詐也。人未必然。我億度而防之。是億必也。輕加聲色務廣咨詢勿自專用。吾蒞事五年雖未能息民然舍垢匿瑕朝為寇讎夕委心膂粗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類。疵也。疾也。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為有餘。庶亦無愧於前人也。

晉二年魏光始天賜三年弘始春正月魏增置刺史

守令魏諸州置三刺史郡置三太守縣置三令燕王

熙襲高句麗不克燕王熙襲契丹至涇北畏其衆欲還符后不肯遂棄輜重輕兵襲高句麗士馬

疲凍死者屬路夕陽公雲傷於矢且畏熙之虐遂以疾去官為後燕人祗熙立雲張本(集覽)契丹東胡種居於西樓在潢水之南黃龍之北得鮮卑故地或以為鮮卑遺種至元魏時自號契丹案契丹志其地有二水一曰

白

土河一曰黃河至木葉山合流為一相傳初有男子乘白馬浮土河而下一婦人乘小車浮黃河而下遇於木葉山顧合流之水遂為夫婦此其始祖(涇北)井涇夏六山之北也漢地志常山郡石邑縣井涇山在其西

月秦姚碩德自上邽還長安秦隴西公碩德自上邽入朝秦王興為之大赦及歸

送至雍興事晉公緒及碩德皆如家人禮車馬服玩先奉二叔而自服其次國家大政皆咨而後行(書法)朝也書還何成興志也興事碩德如家人禮車馬服玩每先二叔而自服其次國家大政必咨而後行可謂能尊尊矣不書入朝所以成秦以禿髮儁檀為涼州刺史守姑

臧南涼儁檀伐北涼還獻馬三千匹羊三萬口于秦秦

人遣主簿胡威請畱尚弗許威見興流涕言曰臣州僻遠杖良牧仁政保全至今陛下柰何以臣等賀馬羊乎

若軍國須馬直煩尚書一符臣州三千餘戶朝下而夕可辦也昔漢武帝傾天下資力開拓河西以斷匈奴右

臂今無故棄五郡之地忠良華族以資暴虜豈惟臣州士民墜於塗炭恐方為聖朝肝食之憂興悔之使人馳

晉安帝義熙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三 廿九

湮見晉愍帝建興元年

止尚。則傳檀已軍五澗。逼遣尚行矣。別駕宗敞。送尚還長安。傳檀謂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而已。奈何舍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也。傳檀因問新政所宜。敞曰。惠撫其民。收用賢俊。因薦本州名士十餘人。傳檀嘉納之。傳檀宴於宣德堂。仰視歎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孟禕曰。昔張文王始為此堂。惟履信思順者。可以久處。傳檀善之。傳檀雖受秦爵命。然其魏築湮南宮。魏主規度平城。發車服禮儀。皆如王者。魏築湮南宮。八部男丁築湮南宮。關門高十餘丈。穿溝池。廣苑囿。規立外城。方二十里。劉裕遣將軍毛脩之。討譙縱。裕遣龍驤將軍毛脩之。將兵與益州刺史司馬脩之。還南燕。慕容鍾奔秦。南燕主超。猜虐。于遊。政。封。字。韓。諱。屢。諫。不。聽。公。孫。五。樓。欲。擅。朝。權。譙。北。地。王。鍾。於。超。請。誅。之。鍾。懼。遂。與。段。宏。謀。反。不。克。乃。出。奔。超。好。變。更。舊。制。又。欲。復。肉。刑。增。置。烹。轆。之。法。衆。議。不。合。而。止。書。法。於。是。鍾。等。謀。反。不。書。書。奔。君。無。道。也。冬。

後 十月

考異分注 燕王下漏 慕容熙建 始元年 秦 東陽見秦 二世二年

三省曰悒 悒憂悒不 自安之意 仲文黨于 桓玄以才 望希進而 不得進故 不自安也

十月論建義功封賞劉裕等有差  
成郡公自餘 西秦乞伏乾歸如秦  
封賞有差  
**晉三年** 秦弘始九年 魏天賜四年 燕王高雲正始元年 是歲燕慕容熙  
涼小國四新小國二凡八借國 春正月秦以乞伏乾歸  
涼小國四新小國二凡八借國 春正月秦以乞伏乾歸  
涼小國四新小國二凡八借國 春正月秦以乞伏乾歸

為主客尚書 秦王興以乾歸寢疆難制。畱為主客尚書。省曰。主客尚書。漢成帝置四曹尚書。其四曰主客。主外國夷狄事。閏二月劉裕殺東陽太守殷仲文及桓沖孫胤夷其族。仲文素有才望。自謂太喜。飲遲之。而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以為薄已。大怒。會南燕入寇。無忌言於劉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比虜不足憂也。會裕府將駱冰謀作亂。伏誅。裕因言冰與仲文桓胤有謀。皆族誅之。發明義熙之初。大赦改元。惟桓氏不赦。獨宥沖之孫胤。以其忠於帝室。晉安帝義熙三年 通鑑綱目 集說 第三十三 三十



殉以人從  
死詳見記  
檀弓下篇  
陳子車章

所以勸事君者也。今又誣而殺之，則非義矣。故不直曰桓胤，而必書曰桓胤孫胤。胤起義也。然劉裕自舉事以來，去年遣毛脩之討譙縱，今年殺殷仲文及桓胤，不論是否，綱目皆自裕書之。則裕之專輒自行，其無晉之心，又自不言可知矣。一賊仆一賊起，可勝歎哉。書法書殺多矣，未有書某孫者。桓胤孫何重罪裕也。玄之敗也，詔以桓胤乃心王室，宥其孫胤。今而殺之，違義熙之赦，絕賢者之世。裕罪大矣。然則仲文玄黨也。曷為以官書仲文玄黨嘗叛玄自歸矣。綱目夏四月，燕后苻氏卒。燕主燕貴徙義官仲文，所以深惡裕也。夏四月，燕后苻氏卒。燕主燕熙為其苻氏起承華殿，負土北門，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極諫。熙斬之。苻氏嘗季夏思凍魚，仲冬須生地黃。三省曰：生地黃，本草曰：地黃，葉如甘露子，花如脂麻花。但有細斑點。北人謂之牛奶子。二月八月採根。陰乾解諸熱破血。通利月水。熙下有司切責，不得斬之。至是苻氏卒，熙哭之，絕而復蘇。斬衰食粥，命百官哭。無淚者罪之。又以燕主熙廢其太后段氏。○六月，赫連其嫂張氏為殉。

**勃勃自稱大夏天王**  
初，魏主珪滅劉衛辰，其子勃勃犇秦。秦高平公沒弈干以女妻之。勃勃

勃

爵

魁岸見漢  
武帝太始  
三年勃居  
統萬為夏

後燕慕容  
垂起自晉  
孝武帝太  
元十一年  
至寶盛熙  
四世至晉  
安帝義熙  
三年亡共  
二十五年

勃，魁岸，美風儀，性辯慧。秦王興見而奇之，與論大事，寵遇踰於勳舊。興弟邕曰：勃勃不可近也。興曰：勃勃有濟世才，吾方與之平天下。柰何逆忌之。乃以為將軍，使助沒弈干鎮高平。伺魏間隙，邕固爭曰：勃勃貪猾不仁，輕為去就，恐終為邊患。興乃止。久之，竟配以雜虜二萬餘落，使鎮朔方。為勃勃病秦，興悔不用邕言。張本會魏主珪歸，所虜秦將干秦，興歸賀狄干以報之。勃勃怒，遂謀叛秦。柔然獻馬於秦，至大城。三省曰：大城，縣名。前漢屬西河郡。後漢屬朔方郡。魏晉省。勃勃掠取之，襲殺沒弈干而并其眾。自謂夏后氏之苗裔，稱大夏天王。置百官。遠孫也。苗者，草之莖葉，根所生也。裔者，衣裾之末。末之也。故以為遠末子孫之稱。○賀狄干父在長安，常幽閑，因習讀經史，舉止如儒者。及還魏，珪見其言語衣服皆類秦人，以為慕而效之。怒，并秋七月朔，日食。○燕高其弟歸殺之。如狄干之弟名歸。

**雲弒其主熙自立為天王**  
燕主熙葬其苻氏，被髮初，將軍馮跋得罪於熙，亡命山澤。因民之怨，欲舉大事。潛入龍城，匿於孫護家。及熙出送葬，跋等與將軍張興

薛干見晉  
孝武帝太  
元十六年

等作亂。推熙養子夕陽公雲為主。帥眾入宮。授甲。閉門拒守。熙馳還。攻北門。不克。雲遂即天王位。大赦。改元。執熙殺之。復姓高氏。以跋為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南燕遣使稱藩獻太樂伎于秦。冬。秦遣其母妻還之。**南燕主超母妻猶在秦。遣封愷使於秦。以請之。秦王興曰。昔苻氏太樂諸伎。悉入于燕。燕今稱藩。送伎。或送吳口千人。乃可得也。超與羣臣議之。段暉曰。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遂降尊號。且太樂先代遺音。不可與也。不如掠吳口與之。張華曰。侵掠鄰國。兵連禍結。非國家之福也。陛下慈親在人掌握。豈可靳惜虛名。不為之屈乎。乃使韓範聘于秦。稱藩奉表。秦使韋宗報聘。張華請北面受詔。封暉曰。大燕七聖重光。奈何一旦為豎子屈節。超曰。吾為太后屈。願諸君勿復言。遂北面受詔。使華獻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秦。秦王興乃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書法先書獻樂伎。惡秦也。若燕王則可與權矣。綱目。

**破之。**夏王勃勃破鮮卑薛干等三部。集覽薛干。別部之名。夏王勃勃破鮮卑薛干等三部。集覽薛干。別部之名。無譏焉。**夏王勃勃破薛干等部。降之。遂進攻秦及南涼。大破之。**夏王勃勃破鮮卑薛干等三部。集覽薛干。別部之名。降其眾以萬數。進攻秦三城。以北諸戍。斬秦將楊

楊

爵

春秋詳見  
魯襄公十  
一年會于  
蕭魚  
考異提要  
無此九字

申戊

丕姚石生等。諸將皆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係高平險固。饒沃。可以定都。勃勃曰。吾大業草創。姚興亦一時之雄。未可圖也。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為我有。待興既死。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諸城。僞掠。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又禁侵掠秦王興。乃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男女始生。為黃兒。猶言小兒也。興弟邕嘗勸勿用勃勃。與不聽。正誤黃兒。乃姚邕小字勃勃。求婚於南涼。僞檀不許。勃勃帥騎二萬擊破之。名臣涼公勇將死者什六七。勃勃積尸而封之。號曰觸體臺。**涼公高復遣使來上表。**書法。書復何。重嘉之也。

**晉四年。**秦弘始十年。魏天賜五年。**春正月。劉裕自為揚**

**州刺史。錄尚書事。**王謐既卒。劉毅等不欲劉裕入輔政。議以謝混為揚州刺史。或欲令裕於

丹徒領揚州。以內事付孟昶。遣皮沈以二議諮裕。沈先見劉穆之。具道朝議。穆之密白裕曰。晉命已移。公勳高

權道詳見  
春秋公羊  
傳魯桓公  
十一年執  
鄭祭仲

惟幄三省  
曰賈公彥  
曰在旁曰  
惟四合象  
宮室曰幄

智伯瑤事  
見周威烈  
王二十三  
年

三省曰河  
曲在朔方  
東北黃河  
千里一曲

位重豈得遂為守藩之將邪。劉孟與公俱起布衣。立大義以取富貴。一時相推。非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噬。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謐。事出權道。集覽權道從權之宜也。權者何。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今若復以此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何由可得。今但答以此事。既大。非可懸論。便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矣。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為侍中。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裕解充州。以諸葛長民鎮丹徒。劉道憐戍石頭。發明按裕此行。特以朝議未定。自請入朝。而朝廷因遂召裕授以是任。而已。今綱目書其自為揚州刺史。錄尚書事。殆與操至昭。師無異。何歟。裕於是時。雖未能專國。然其志已有所在。故特設詭謀。使晉朝不能捨已而授餘人。是非自為實則自為也。况篡晉之禍。實始於此。特筆書之。深得春秋誅心之法矣。**南燕祀南郊**。南燕主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儀惟幄皆毀裂。超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黜公孫五樓。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重。所致也。超乃等。俄復用之。**夏五月。譙縱稱藩于秦**。譙縱請桓謙於秦。欲與共擊劉裕。秦

後 姓

秦

王與以問謙。謙因請行。與曰。小水不容巨魚。若縱才力。自足辦事。亦不假君為羽翼矣。遂遣之。謙至成都。虛懷引士。縱疑之。置於龍格。使人守之。三省曰龍格。蓋即今成都府廣都縣龍爪。難之地。**秦遣兵襲南涼。討夏皆敗績**。秦王興以僭檀內外多難。欲因而取之。縱橫無窮。宗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三省曰僭檀之才。辨內足以欺其父兄。外足以欺敵人之規。國者。而卒以敗亡者。輕用兵也。揆之於古。蓋智伯瑤之流。而才識不及焉。歸言於興曰。涼州雖弊。僭檀權譎過人。未可圖也。興曰。劉勃勃以烏合之眾。猶能破之。况我舉天下之兵。以加之乎。宗曰。不然。形移勢變。反覆萬端。陵人者易敗。戒懼者難攻。僭檀之所以敗於勃勃者。輕之也。今我以大軍臨之。彼必懼而求全。竊觀羣臣才略。無僭檀比者。雖以天威臨之。亦未敢保其必勝也。興不聽。使其子廣平公弼將軍。斂成帥步騎三萬襲僭檀。檀僕射齊難帥騎三萬討勃勃。弼長驅至姑臧。僭檀嬰城固守。出奇兵擊破之。命郡縣悉散牛羊於野。斂成縱兵鈔掠。又擊敗之。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河曲。齊難遂

縱兵野掠。勃勃潛師襲破。禽之。及其將士萬三千人。於是嶺北夷夏附於勃勃者。以萬數。勃勃皆置守宰。以撫之。發明秦無故興兵攻僂檀。故直書曰襲勃勃。以敗亡降虜事。秦復叛。故書之曰討。一字之間。固不苟也。如此夫。書法夏書討何勃勃。固秦臣也。一秦兵也。或書襲。或書討。綱目之書法嚴矣。是故袁術一也。孫策加之書討。曹操加於南涼書襲。加於夏則書討。是年遣將軍劉敬宣督毛脩之討譙縱不克引還。譙縱擊斬楊承祖。請討五千伐之。敬宣入峽。轉戰而前。軍至黃虎。去成都五百里。秦遣兵救之。縱亦悉眾拒嶮。相持六十餘日。軍中飢疫死者大半。乃引軍還。敬宣坐免官。裕降號中軍將軍。大事記曰黃虎名黃澗。自潼川府東關縣流至通泉。合涪江。宋遂寧郡領廣漢縣。今通泉即其故地。書法自誅桓玄餘黨。至是四年。綱目凡書晉事無一不書。劉裕者譏專也。此亦劉裕表遣也。其不書劉裕何。咎裕也。裕始遣脩之將兵討縱。既而承祖作亂。脩之退屯。於是二年矣。乃復遣敬宣督之。綱目於遣毛脩之書裕遣。於遣劉敬宣督毛脩之。則不書裕使。若出於朝議者。所以見前

所遣之

汝水見晉  
帝奕太和  
四年

西已

見前

所遣之卒無功而著遣冬十一月南涼復稱王○南燕

汝水竭之問於李宣宣對曰澠水無冰良由逼帶京城

近日月也超大悅書法燕亡之祥也是故江水竭而西

漢衰成帝元延元年汝水竭而南燕亡是年綱目皆謹

書之終綱目書水竭二而已矣

晉五年秦弘始十一年魏太宗拓跋嗣永興元年燕王馮

涼北涼南燕西涼燕夏小春正月秦封譙縱為蜀王○

二月南燕寇掠宿豫南燕主超正旦朝會羣臣歎太樂不

以舊京傾覆載翼三齊陛下不養士息民伺釁恢復而

更侵掠南鄰以廣讎敵可乎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

三省曰慕容超悞諫致寇而亡遂遣公孫五樓兄歸將

恒山見周安王十六年

衝車詳見詩大雅皇矣篇又見漢帝玄更始元年

為仇猶縣。屬臨淮郡。晉安帝立宿豫縣。唐改宿遷縣。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時五樓專總朝政。宗親竝居顯要。內外無不憚之。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比歲屢遷。官至左丞。比歲。每歲也。又比年。頻年也。國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超又遣歸等寇濟南。倖男女千餘人而去。詔劉道憐鎮淮陰以備之。乞

伏乾歸自秦逃歸

彭奚念乘虛伐之。熾磐聞之怒。不告而歸。擊奚念破之。遂克枹罕。乾歸逃還。三月恒山崩。法

苑川。雷熾磐鎮枹罕。收其眾得二萬人。故書華山崩而漢

恒山何。北嶽也。崩至四嶽。非小變矣。故書華山崩而漢

也。終綱目四嶽。夏四月雷震魏天安殿。雷震魏天安殿

書崩二而已矣。之命以衝車攻東西序。皆毀之。集覽。衝車。與爾臨衝。注。臨。臨車也。衝。衝車也。衝。說文。陷陣車也。初魏主服寒食散

三省曰。晉人多服寒食散。今千金方中有數方。蘇軾曰。世有食鍾乳鳥象。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凡服之者。疽背嘔

血相踵也。藥發躁怒無常。至是寢劇。又災異數見。占者

後

言有

贊

言有急變生肘腋。憂懣廢寢食。追記平生成敗得失。獨語不止。每百官奏事至前。記其舊惡。輒殺之。其餘或顏色變動。或鼻息不調。或步趨失節。或言辭差謬。皆以為懷惡在心。發形於外。往往手擊殺之。死者皆陳天安殿前。羣臣多不敢求親近。唯著作郎崔浩。恭勤不懈。其父吏部尚書宏。未嘗諂諛。亦不忤旨。故父子獨不被譴。發明災異證應之說。若出於附會。然其應亦未嘗爽也。前書南燕汝水竭。未幾而燕滅亡。此書魏雷震天安殿。未幾而魏主不得其終。綱目據事書之。不言其應。而應固在中矣。書法。綱目書冬雷七。記異也。此四月爾。何以書震。天安殿則為魏之不祥也。大矣。故大風毀莽王路堂。雷震魏天安殿。皆大異也。綱目每謹書之。終綱目書雷十。詳漢惠帝五年。而四月雷二。漢成帝元延元年。以無雲故。書是年。以震天安殿。故書。舍是無書雷者矣。劉

裕伐南燕。六月及燕師戰於臨朐。大破之。遂圍廣固。劉

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為不可。惟孟昶。謝裕。臧熹。勸行。裕以昶監南府事。初苻氏之敗。王猛孫鎮惡來奔。騎射

不能及人。而奇謀略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至是或薦於裕。與語悅。因留宿。明旦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

廣固見晉穆帝末和七年

貪婪詳見  
漢章帝音  
和二年  
胸音幼

桂林見秦  
始皇三十  
二年

信然。即以爲中軍參軍。四月，裕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雷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雷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馮智舒曰：大峴，山名。在青州府臨朐縣東南一百五里。上有穆陵關，在焉。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柰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集覽：臨朐，東莞郡邑。屬青州。今益都府臨朐縣。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君保之。」兩燕主超、召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吳兵輕果，左傳：楚兵輕窳。注：輕，言不能持重也。果，敢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餘悉焚芟，使敵無所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謂歲星今在齊之分野。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柰何？」芟苗徙民，先自感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

後三

超不從

臣也

贊

詳似劉璋  
詳見漢獻  
帝建安十  
八年  
三省曰日過  
中爲向吳  
左右翼見  
漢武帝元  
狩曰年  
方執見漢  
王邦三年  
奇兵見周  
赧王五十  
五年  
韓信破趙  
詳見漢王  
邦三年  
燕兵敗

超不從。鎮出歎曰：「既不能逆戰，又不肯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超聞之，怒收鎮下獄。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過險，謂已得過大峴之險。餘糧棲敵，人無匱乏之憂。餘糧棲敵，謂燕人不芟除禾苗，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至東莞。超先遣五樓及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昃，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雷密，必寡。願以奇兵從閒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等潛師出燕兵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大敗之。斬暉等。大將十餘人，乘勝逐北。至廣固，克其大城。超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撫納降附。采拔賢俊。因齊地糧儲，停江淮漕運。超遣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鎮，以爲都督。且問計焉。鎮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今陛下親董六師，奔敗而還，士民喪氣。聞秦自有內患，恐不暇救人。今散卒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爲美。」樂浪王惠曰：「晉軍氣勢百倍，我以晉安帝義熙五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三 卅六

逐北見周  
報王三十  
一年樂浪  
武帝元封  
三年

張大見漢  
後主炎興  
元年

中饋詳見  
易家人卦  
王姬詳見  
春秋左傳  
魯昭公元  
年附錄

捷仔音接  
余

晉安帝義熙五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三  
卅六  
敗卒當之。不亦難乎。秦與我如唇齒也。安得不來相救。  
超從惠計。復遣韓範如秦。裕圍城益急。超請割地稱藩。  
不許。秦王興遣使謂裕曰。今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  
不還。當長驅而進矣。猶言直進。謂無禦之者。裕謂其使  
者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  
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裕言。尤之曰。此語不足威敵。  
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拔。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  
笑曰。此正是兵機。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  
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  
耳。晉師不出。為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  
何能救人邪。發明晉氏無政。藩鎮往往專征。前固已論  
之矣。今劉裕平定南燕。誠為雋功。然抗表即行。與桓溫  
伐蜀無異。故溫之不臣。不待廢立而後見。而裕之伐晉。  
亦不待篡弒而後知。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  
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觀之綱目所書。  
劉裕伐南燕之事。而益信書法。南燕往年書寇。宜伐也。  
裕既表請矣。書劉裕不書帥師。何桓溫再伐。皆書帥師。  
裕違眾議而專行謀也。故稱將不稱帥。止書劉裕。蓋將  
歸之以功。  
秋七月。西秦復稱王。九月。秦王興伐夏。夏王勃  
歸之。

後主

勃龍

勃龍而敗之

秦王興將擊夏。至貳城。遣將軍姚詳等分督

將軍姚強帥步騎隨韓範往救南燕。至是追強兵還。範  
歎曰。天滅燕矣。遂降於裕。張綱亦為晉軍所獲。裕將範  
循城。升網樓車。使周城呼曰。秦為劉勃所敗。無兵相  
救。城中莫不失色。綱復為裕造攻具。盡諸奇巧。南燕主  
超怒。懸其母於城上。支解之。  
冬十月。西秦以焦遺為太子太師。

西秦王

以焦遺為太子太師。與參軍國大謀。謂熾磐曰。焦生非  
特名儒。乃王佐才也。汝事之當如事吾。熾磐拜遣於牀  
下。遺子華至孝。乾歸欲以女妻之。辭曰。娶妻者欲與之  
共事。二親也。今以王姬下嫁。蓬茅之士。臣懼其闕於中  
饋也。乾歸曰。卿之所行。古人之事。孤女不足。以強卿。乃  
以為尚書郎。集覽。王姬猶言公主也。晉平公以同姓四  
人。備嬪御。鄭子產聘晉。言於叔向曰。今君內實有四姬  
焉。蓋指其不別同姓之醜。非日賤妾為姬也。後世乃以  
目賤人。戰國策曰。幸姬如姬。漢史曰。諸姬薄。姬愛姬。釋  
者皆不辨其為同姓。臣瓚曰。漢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  
捷仔下。惟顏師古謂漢內官無姬職。姬者周姓。貴於眾  
國之女。故婦人美號皆稱姬。宋徽宗大觀間。公主易號  
晉安帝義熙五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三  
卅七

跋居龍城  
為北燕

考異 殺當  
作誅 正綱  
世史 正綱  
書拓 跋珪  
子紹 珪珪  
子嗣 誅紹  
自立

嗣謂魏明  
元過美必有  
不善詳見  
春秋魯昭  
公二十八年  
附錄甚甚  
美必有甚  
惡湖本切

曰帝姬貴之也世例以目妾豈反賤乎懼其闕於中饋  
謂恐不居中主饋闕事親之禮也易家人六二無攸遂  
在中饋貞吉伊川傳曰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  
率以情勝理以恩奪義唯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  
正理况柔弱之人其能勝妻子之情乎如二之才若為  
婦人之道則其正也以其柔順處中正婦人之道也故在  
中饋則得其正而吉也婦人燕弒其君雲馮跋自立為  
天王北燕王雲自以為無功德而居位內懷危懼常畜養  
省曰離挑皆姓也班仁其名賞賜巨萬衣食起居皆與  
之同而班仁志願無厭猶有怨憾至是殺雲馮跋升門  
觀變帳下共斬班仁跋遂即天王位以其弟范陽公素  
弗錄尚書事素弗少豪俠放蕩嘗請婚於尚書左丞韓  
業業拒之及為宰輔待業尤厚好申拔舊門謙恭儉約  
以身率下百僚憚之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書法弒君  
者離班桃仁也跋討斬之不書名何君魏清河王紹弒其君珪齊王嗣討  
無道也故馮跋討斬之不書名何君魏清河王紹弒其君珪齊王嗣討  
紹殺之而自立魏主珪將立齊王嗣為太子魏故事凡立嗣子輒  
先教其母乃賜嗣母劉貴人死召嗣諭之嗣

謙之嗣

性孝哀泣不自勝珪怒嗣還舍日夜號泣珪復召之左  
右曰上怒甚入將不測不如且避之嗣乃逃匿於外惟  
帳下車路頭王洛兒隨之三省曰車路頭車焜氏拓跋  
氏之疏屬也至後魏孝文改為車氏初珪見賀太后之  
妹美請納之太后曰不可是過美必有不善晉叔向欲  
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止之曰甚美必有甚惡此語類  
之且已有夫不可奪也珪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清  
河王紹紹兇狠無賴好輕遊里巷劫剝行人以為樂珪  
嘗倒懸井中垂死乃出之以救我紹年十六夜與宦者宮  
決夫人密使告紹曰何以救我紹年十六夜與宦者宮  
人通謀踰垣入宮弒珪大出布帛賜王公以下崔宏獨  
不受嗣聞變遣洛兒夜入平城告將軍安同等眾翕然  
響應爭出奉迎衛士執紹送嗣嗣并賀氏及為內應者  
皆鬻食之乃即位諡珪曰宣武廟號烈祖公卿先罷歸  
第者悉召用之詔長孫嵩與安同奚斤崔宏等八人坐  
止車門右止車門臣子至宮門皆下車而入故謂之止  
車門共聽時政時人謂之八公又以尚書燕鳳逮事什  
翼捷使與都坐大官封懿等入侍講論出議政事以洛  
兒路頭為散騎常侍嘗問舊臣為先帝所親信者為誰  
洛兒言李先因召問先卿以何才何功為先帝所知對



突冒頓音沒

晉安帝義熙五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三  
卅八  
曰臣不才無功但以忠直為先帝所知耳乃令常宿於  
內以備顧問發明嗚呼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乃敢於  
弒逆此天理之大變人情所深駭者也拓跋雖夷狄若  
頭曼冒頓然而進於中國已不純乎狄矣昔先儒於春  
秋商臣之事謂考於傳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  
蓋以傳為案經為斷爾今綱目之比春秋則猶殺其夫而  
分注則猶傳也考之分注豈始因賀氏之美殺其夫而  
納之既而生紹則大本已不正矣紹之肆逆得非餘惡  
之所鍾乎夫殺人而納其妻為之妻者苟有人心焉宜  
於此焉變矣况又以其子之故將欲殺之則是速之使  
亂也故夫以天道言則善惡之報捷若影響不可誣也  
以人事言則處置之繆禍變之來不可忽也綱目書此  
其亦使後人推考而謹於善惡之積也夫其亦使後人  
警戒而審於處置之際也夫呼書法魏道武自遷平城  
首書遣使循行郡國可謂有卹民之心既稱帝即書置  
五經博士可謂知經國之本又書制冠服定官品亦庶  
乎日不暇給規摹宏遠者矣光啓後人廟號太祖宜哉  
而惑於方士以誤其身則不知學之過也凡書自立  
篡辭也齊王嗣宜立者也則其書自立何惟嫡故無嫌  
也是故齊王嗣嫡子也書討書自立是年西秦熾磐世

後立

元

子

熾磐世

柔然見晉  
孝武帝太元  
元十二年

枵元枵一十  
二木根又  
曰木根又  
虛也左傳  
枵耗名也  
元枵虛中  
也社預曰  
元枵三宿  
虛星在共  
中毛居正  
曰元枵亦

子也書討書自立義熙七年唯無嫌故也非嫡也則嫌  
不書自立矣故武陵王駿書討劭矣必書宋人立駿均  
文帝元嘉三十年均王友貞書討賊矣止書友貞立於  
大梁五代癸酉年梁此而書自則疑於篡矣友貞有兄  
友十二月初太白犯虛危南燕靈臺令張光勸南燕王超  
危虛二星危三星晉天文志自須女八度  
至危十五度為玄枵齊之分野屬青州

晉六年  
弘始十二年  
魏永興二年  
是春正月魏

伐柔然  
書法魏始加柔然書擊詳孝武帝太元十六年  
故進也  
二月魏寇盜群起魏主嗣赦其罪遣兵討餘寇平  
之魏主嗣以郡縣豪右多為民患優詔徵之民戀土不樂內  
徙長吏逼遣之於是寇盜羣起嗣引八公議之曰朕  
欲為民除蠹而守宰不能綏撫使之紛亂今犯者既眾  
不可盡誅吾欲大赦以安之何如元城侯屈曰民逃亡  
為盜不罪而赦之是為上者反求於下也如誅其首  
惡赦其餘黨崔宏曰聖王御民務在安之而已不與較  
晉安帝義熙六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三  
卅九

取根義蓋  
其位在子  
時乃為仲  
冬萬物有  
歸根復命  
之時也見  
洪蕭韻  
朽音驍

南燕慕容  
德起自晉  
安帝隆安  
二年至超  
二世至本  
帝義熙六  
年亡共十  
三年

來蘇之望  
詳見書尚  
書仲虺之  
誥

驚亡暮切  
直聘曰馳  
亂馳曰驚

寫亦作字

晉安帝義熙六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三  
冊九

勝負也。夫赦雖非正，可以行權。屈欲先誅，後赦。要為兩  
不能去。三省曰：言先不能去，誅後又不能去，赦也。曷若  
一赦而遂定乎？赦而不從，誅未晚也。嗣從之，既而遣于  
栗磧，討不從命者，所向皆平。魏有謀臣，所以靖亂。書法  
書赦其罪，何善之也？建武之篇，書詔許相。劉裕拔廣固，  
斬除罪，於是書赦其罪，皆處盜之良法也。南燕城父，閉男女病，脚弱  
執南燕主超送建康。之者，大半出降者，相繼尚書。

悅壽曰：今戰士彫瘁，絕望外，援豈可不思變通之計？超  
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而死，不能銜璧而生。劉裕悉  
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集覽：往亡，立春後七  
日，驚蟄後十四日，清明後二十一日，立夏後八日，芒種  
後十六日，小暑後二十四日，立秋後九日，白露後十八  
日，寒露後二十七日，立冬後十日，大雪後二十日，小寒  
後三十日。其日是謂往亡。裕曰：我往彼亡，何為不利？四  
百急攻之，壽開門納晉師。超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  
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  
已。裕忿廣固，又不下，欲盡阮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  
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既為君臣，  
必須為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

而盡阮之

而盡阮之。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後予右。左  
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  
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夷其城隍。夷，平之也。隍，城外塹  
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司馬公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  
不競。戎狄橫騫，虎噬中原。劉裕始以王師翦平東夏，不  
於此際，旌禮賢俊，慰撫疲民，使羣士嚮風，遺黎企踵，而  
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曾符姚之不如。宜其  
不能蕩壹四海，成美大之業也。豈非有智勇而無仁義，  
使之然哉？發明禍莫大於滅人之國，然而亦有不可以  
一槩論者。若昔帝王之世，列國公侯，或先代神明之胄，  
或勤勞功德之臣，其後子孫，世守其國，乃從而滅之，誠  
可謂不仁之甚者。至於夷狄亂華，盜竊土宇，有能規恢  
掃除，又豈可例以滅國待之哉？自金行失馭，寓縣分裂，  
劉石苻姚，皆裔夷醜類，塗炭中原，遂使忠臣義士，北望  
慨想，徒歎神州之陸沈。諸陵之覆沒，未有能蕩平河洛，  
克復舊物者。劉裕起自單微，興復晉室，今焉出師北伐，  
一舉而平南燕，亦可少伸志士憤鬱之氣。彼慕容超者，  
雖凶暴不若劉裕，然亦鮮卑之餘耳。取而戮之，良不為  
過。然猶恨劉裕未能廣弔伐之意，使義聲昭布於天下。

晉安帝義熙六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三

四十一

長沙見漢高帝十二年

元帝元興元年安成

三省曰何劉謂何無忌劉毅也

又占送古切

舉四海而平壹之。尚可以滅國之事責之哉。此綱目於南燕之克。書之初無貶詞也。况超既不降。則斬之建康宜矣。若夫它日姚泓既受其過。歟。盧循寇長沙。南康。廬陵。豫章。陷之。劉裕引軍還。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襲建外。豈將以此傳之子孫邪。正以劉裕難與為敵也。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思歸死士。三省曰。思歸死士。孫泰徒黨。本三吳之人。孫恩所掠者。又三吳人也。又在海中。故甘懷土思歸。掩擊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裕平齊後。以璽書徵君。自將屯豫章。遣諸將帥。銳師過嶺。恐將軍不能當也。若先克建康。傾其根蒂。裕雖南還。無能為矣。循乃從之。初。道覆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皆陷之。集覽。南康。非謂江東道南康軍。此南康本漢之贛縣。晉立南康郡。東晉置郡。城於章貢二水之間。今城是也。隋為虔州。以虔化水為名。宋改贛州。道覆順流而下。舟楫甚盛。朝廷急徵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乃以韓範為都督。八郡軍事。三

考異提要 戰下作於 豫章敗績 死之

野亦作楚 切見洪武 語韻

省曰八郡。青州。舊督齊。濟南。樂安。城陽。東萊。長廣。平昌。

高密。封融為勃海太守。引兵還。久之。劉穆之稱範融謀反。皆三月。江荆都督何無忌討徐道覆。戰敗。死之。自尋

陽引兵拒盧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循兵艦盛。勢居上流。宜決南塘。守二城。以待之。三省曰。南塘。贛水出漢。豫章

南。歷南塘。南塘。在徐孺子宅西。二城。謂豫章。尋陽也。水經

註曰。豫章城。東大湖。十里。二百二十六步。比與城齊。南

綠迴折。至南塘。本通贛江。增減與江水同。漢永元中。太

守張躬築塘。以通南路。兼遏此水。若決南塘。則盧循之

舟兵無所用。可以堅守。而待其敵。彼必不敢捨我遠下。

蓄力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決成

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闡曰。循所將皆

晉安帝義熙六年 通鑑綱目集說 第二十三 卅一

樂都見漢  
宣帝元康  
四年湟中

母田甫田  
詳見詩國  
風齊風甫  
田篇  
建康見漢  
獻帝興平  
二年

桑落洲見  
晉安帝元  
興三年

三省曰二  
州謂荆江  
也

創初莊切

二鎮謂江

豫也過江

二省曰時

皆無城池

可倚耜長

子過江不

晉安帝義熙六年  
見戕於劉裕之手。無忌雖敗於道覆。然能握節。南涼擊而。死不失為忠義之士。書之于冊。猶為榮也。北涼敗績。遂遷于樂都。窮檀自將五萬騎伐蒙遜。戰于姑臧。夷夏萬餘戶。降于蒙遜。檀懼。納質請和。蒙遜徙其眾八千餘戶而去。檀畏逼。遷于樂都。姑臧人推焦朗為主。降于蒙遜。三省曰。檀自據姑臧之後。與四鄰交兵。所遇輒敗。不惟失姑臧。亦不能保樂都矣。詩曰。母田甫田。維莠騫驕。母思遠。夏四月。劉裕至建康。劉裕至人。勞心。惻惻。正謂此也。遠。夏四月。劉裕至建康。劉裕至濟江。風急。眾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不然。覆溺何害。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四月。至建康。青州刺史諸葛長民。兖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各將兵入衛。藩。毅。五月。豫州都督劉毅及盧循戰于桑落洲。敗績。循進逼建康。毅將自拒。盧循裕與書曰。賊新獲利。其遣劉藩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謂我真不及劉裕邪。投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五

晉安帝義熙六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三

卅一

姑孰五



日與借戰于桑

晉安帝義熙六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三

卅二

月與循戰于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步走。其眾皆為循所虜。循聞裕已還。與其黨相視失色。欲退還尋陽。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徐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累日。循乃從之。裕募人為兵賞之。同京口赴義之科。三省曰。趣義之科。裕起兵於京口。以討桓玄。赴義之人。酬賞重於當時。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津要。裕曰。賊眾我寡。若分兵屯守。則測人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眾石頭。隨宜應赴。既令彼無以測。又於眾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論耳。朝廷聞劉毅敗。人情恟懼。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病。朝廷聞劉毅敗。人情恟懼。建康戰士不盈數千。循既克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樓船高十二丈。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參軍王仲德言於裕曰。明公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六合。古楚之棠邑也。後為六合縣。屬揚州。宋太祖升迎鸞鎮。為建安軍。乃割六合隸焉。真宗性建安為真州。妖賊既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勢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裕甚悅。昶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疆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

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草間求活也。相惠甚。請死。裕怒曰。卿且一戰。死復何晚。相乃抗表曰。臣贊北伐之計。使狂賊乘間至此。謹引咎以謝天下。乃仰藥而死。仰藥。仰首而飲藥也。案司馬君實明妃曲。白頭蕭太傅。被讒仰藥。更無疑注。仰藥。自殺也。循至淮口。中外戒嚴。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裕屯石頭。謂將佐曰。賊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避之。若迴泊西岸。此成禽耳。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進攻。循曰。大軍未至。孟和望風自裁。以大勢言之。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既非必克之道。且多殺傷士卒。不如案兵待之。道覆歎曰。我終為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為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登城。見循軍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洲。乃悅。遂柵石頭淮口。脩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三省曰。查浦在大江南岸。近秦淮口。藥園蓋種芍藥之所。廷尉寺舍所在。因以為地名。三壘皆在淮口。皆以兵守之。明日循伏兵南岸。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悉眾自白石步上。裕留沈林子。徐赤特。成南岸。斷查浦。戒令堅守勿動。裕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賊此言未必有實。宜深為之防。裕曰。石頭城險。淮柵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矣。又明日。循焚查浦。赤特將擊之。林子曰。眾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不從。出戰大敗。林子據柵力戰。賊乃退。復引兵大上。至丹陽郡。裕帥諸軍馳還。柔然圍魏師於牛川。魏主嗣救之。可汗社崙走死。弟斛律立。六月。劉裕自為太尉中書監。加黃鉞。復辭官而受黃鉞。發明嗚呼。乘時小人之志也。是時寇賊滔天。國祚危若綴旒。裕亦何忍自進其爵位。而又作偽以辭之哉。况左仗黃鉞。乃武王伐紂之事。自司馬昭謀篡魏。始假此為威制中外之具。裕又率而行之。如出一轍。然前史書此。則若出於朝廷之命者。豈知黃鉞之加。非清朝令典。裕苟無風旨。晉朝詎敢行此。綱目書之。如見其肺肝然。天下果可以文欺也哉。書法。上書自為。下書復辭。後宗室司馬國璠自弋。陽奔秦。桓玄之亂。河間王曇之子國璠。叔璠奔南燕還。輔晉室。卿何為來。對曰。裕削弱王室。臣宗族有自脩立者。裕輒除之。方為國患。甚於桓玄耳。書法。宗室自劉續。

後三會

南齊

後三查

後三

牛川見晉孝武帝人元十一年

黃鉞見漢後主建興六年

弋陽見晉武帝泰始二年

續以淺切

尋陽見漢  
獻帝建安  
十五年

異  
斬當

漸古西又

松滋

道規從行將佐  
兵士也

漢水過魏興安  
陽縣又東至瀛城  
南與洛谷水合水  
出洛谷谷北通  
安其水南流注  
略陽見晉

隴西見秦

王政三年

江陵見漢  
新莽天鳳  
四年荆州

外。未有書者。此其書宗室何。惡裕也。裕志移晉鼎。先除  
枝葉。於是國璠遠禍出奔。綱目書曰。宗室司馬國璠奔  
秦。又書曰。宗室司馬楚之。據長社。皆罪裕之辭也。國璠書自弋陽奔秦。言遠避也。秋。七月。盧循  
退還尋陽。劉裕遣兵追之。道覆曰。師老矣。不如還尋陽。  
并力取荆州。據天下三分之二。徐更與建康。劉裕遣將  
爭衡耳。遂還。裕使將軍王仲德等帥眾追之。劉裕遣將  
軍孫處等率兵襲番禺。劉裕還東府。大治水軍。遣將軍  
以為海道艱遠。必至為難。且分撤見力。非目前之急。裕  
不從。救處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至時。先傾  
其巢窟。使彼譙縱使桓謙會秦將苟林入寇。荆州刺史  
劉道規大破斬之。譙縱遣使請兵於秦。以謙為荆州刺  
軍苟林帥騎兵會之。謙於道召募義舊民投之者二萬  
人。謙屯枝江。馮智舒曰。枝江古羅國地名。漢始置枝江  
縣。屬南郡。以蜀江至此。分為諸洲。故名。唐析置長寧縣。  
以枝江省入。大曆中復置枝江省長寧。宋省入松滋。後

復置。徙治斯洋洲。又遷治下沱市。元仍舊。本朝因之。  
改屬荆州府。林也。江津。江陵士民多懷貳心。道規乃會  
將士告之曰。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  
以濟事。若欲去者。不相禁也。因夜闢城門。達曉不閉。眾  
咸憚服。莫有去者。魯宗之帥眾數千。自襄陽赴救。或謂  
宗之情未可測。道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悅。道規使之居  
守。委以腹心。自帥諸軍攻謙。水陸齊進。戰於枝江。天門  
太守檀道濟先進陷陳。大破之。天門郡名。本漢武陵郡。  
零陽縣地。孫吳以武陵分置天門郡。治零陽。晉因之。陳  
為石門郡。隋罷郡為石門縣。屬澧州。唐。宋。元。皆仍舊。  
本朝因之。改屬岳州府。謙林皆走。並追斬之。初。謙至枝  
江。道規悉焚不視。眾乃大安。桓石綏亦起兵。西秦攻秦  
於洛口。梁州刺史傅韶討斬之。桓氏遂滅。兵

松滋後

後十一

略陽隴西諸郡克之。冬十月。劉裕南擊盧循。劉毅還  
降為後將軍。固求討盧循。長史王誕密言於劉裕曰。  
毅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裕乃帥劉藩檀韶等南擊循。  
以毅監。徐道覆寇江陵。劉道規大破之。徐道覆帥眾三  
畱府。晉安帝義熙六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三。卅四

畱府。晉安帝義熙六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三。卅四

破冢(三省曰)破冢在江津之東。江漢士民感劉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別為遊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餘悉赴水死。道覆單舸走還，溢口。初，道規使遵為遊軍，衆咸以為彊敵在前，唯患衆少，不應。十一月，孫處攻番禺，分剖見力，置無用之地。至是，乃服。十一月，孫處攻番禺，拔之。盧循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為虞。孫處乘海奄至，親黨勒兵謹守，分遣沈田子等擊嶺表諸郡。

十二月，劉裕及盧循戰于大雷。

又戰于左里，大破之。循及道覆南走。裕遣將軍劉藩等

追之。劉裕軍雷池，盧循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徑下，裕

雷池見晉成帝咸和二年

盧循敗

安帝置大雷戍，後置新冶縣。陳置大雷郡，隋改望江縣。今安慶府望江縣也。地稱三孝，有王祥臥水池。孟宗泣竹臺。徐仲源孝感山。舊跡存焉。循及徐道覆帥衆數萬塞江而下。裕悉出輕騎及水軍擊之。又分步騎屯於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弩疾射急。因風水之勢，以蹙之。循艦悉泊西岸。岸上軍投火。循道覆兵大敗。將趣豫章。乃

悉力

乃

橋亦作揮

悉力柵斷左里(馮智舒曰)左里，城名。在南康府。鄱昌縣西九十五里。裕至，攻之。麾兵將進，麾折幡沈(集覽)大將之旗曰麾。所以指搗也。幡亦旗屬。謂麾竿折斷。而幡沈溺于水中。衆皆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如是。今乃復見必破賊矣。」元興三年，與桓玄戰於覆舟山。時其幡竿亦嘗折斷。後大破玄軍，卽破柵而進，殺溺死者萬餘人。循收散卒，徑還番禺。道覆走保始興。裕遣劉藩、孟懷玉等追之。遂還建康。劉毅惡劉穆之，每言其權太重。裕益親任之。

資治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三





